

清

詩

話



律詩定體

先文簡公手定

新城家塾傳本

五言仄起不入韻

粉署依丹禁城虛爽氣多

如單句依字拘用仄則雙句爽字必拘用平

好風天上至

如上字拘用平則第三字必用仄救之古人第

三句拘用者多若第四句則不可

涼雨曉來過翠島浮香靄瑤池澹綠波九重閒視草時復

幸鸞坡

注乃單拘雙拘之法

平作○仄作●必不可易者作○○●●平可以換仄者作○●仄可以換

平者作○凡可不論者勿論二四定式止作○●

五律凡雙句二四應平仄者第一字必用平斷不可雜以仄聲以平

平止有二字相連不可令單也其二四應仄平者第一字平仄皆可

用以仄仄仄三字相連換以平韻無妨也大約仄可換平平斷不可

換仄第三字同此若單句第一字可勿論

五言仄起入韻

夏過日初長

第三字用仄聲餘與不入韻者同

連朝雨送涼捲簾書帙靜開戶燕泥香賜果

來東閣分冰近玉牀小臣叨侍從屢得被恩光

五言平起不入韻

桂枝家共折雞樹代相傳忝向鸞臺下仍看雁影連夜閒方步月漏盡欲朝天知去丹墀近明王許薦賢

凡第三字俱以平仄平仄聯下與仄起不入韻者相同

五言平起入韻

平起入韻者少與仄起入韻同

花枝暖欲舒粉署夜方初世職推傳盛春刑是減餘芸香能護字鉛槧喜呈書此地從頭白經年望雉車

七言平起不入韻

振衣直此字可平凡仄可使單上江天閣懷古仍此字關係登海嶽樓三楚風濤盃底合九

江雲物坐中收石簾落照翻孤影玉帶山此字關係門訪舊遊我醉吟詩最

高二字本宜平仄而最高二字係仄平所謂單句第六字拘用平則第五字必用仄以救之與五言三四一例頂蛟龍驚起暮潮秋

凡七言第一字俱不論第三字與五言第一字同例凡雙句第三字

應仄聲者可換平聲應平者不可換仄聲

七言平起入韻

輕陰小雨夜連晨中使傳呼散紫宸天氣薰蒸疑作暑風光迴轉欲留

春班分輦道花迎佩仗出宮牆柳映人獨喜聯鑣歸去早六街消盡馬

蹄塵

七言仄起入韻

待旦金。此字必平凡平不可令單。此字關係起句比三五七句。門漏未稀雞鳴月。落露霏霏珠璣燦列星。

文動劍佩森。此字關係嚴綵仗飛十二鳳樓開。瑞色三千鳧鳥慶垂衣太平。

有道凝旒日萬國風。此字關係雲護紫微。

七言仄起不入韻

起予。起予不見閉門陳正字。嶺雲江樹五年餘。秋風欲下華陽館。粵客纔通尺素書。蒲瀾紅泉應不改。羅浮翠羽夢全疎。天南耆舊今頭白。珍重新詩獨起予。

右漁洋山人律詩定體。學詩者之津梁也。惟近時刊本。謬誤絕多。茲覓得新城王氏家塾舊抄本。其詩旁平仄之記號。皆校正無訛。與俗本迥異。亟付手民。以便學者。福保記。

然鐙記聞

漁洋夫子口授

新城何世璠述

七月初四日師云學詩須有根柢如三百篇楚詞漢魏細細熟玩方可入古

脫盡時人面孔方可入古

爲詩日無計工拙先辨雅俗品之雅者譬如女子靚粧明服固雅粗服亂頭亦雅其俗者假使用盡硯點滿面粉總是俗物

古詩要辨音節音節須響萬不可入律句且不可說盡像書札語韻有陰陽陽起者陰接陰起者陽接不可純陰純陽令字句不亮

爲詩各有體格不可混一如說田園之樂自是陶韋摩詰說山水之勝自是二謝若道一種艱苦流離之狀自然老杜不可云我學某一家則無論那一等題只用此一家風味也

爲詩須有章法句法字法章法有數首之章法有一首之章法總是起結血脈要通否則痿痺不仁且近攢湊也句法杜老最妙字法要鍊然

不可如王覺斯之鍊字。反覺俗氣可厭。如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蒸字撼字。何等響。何等確。何等警拔也。

爲詩先從風致入手。久之要造於平淡。

爲詩總要古。吳梅村先生詩。盡態極妍。然只是欠一古字。

論世詩要蘊藉。又要旁引曲喻。使人有諷咏不盡之意。不可將舊事排說。

爲詩須博極羣書。如十三經。廿一史。次及唐宋小說。皆不可不看。所謂取材於選。取法於唐者。未盡善也。

律句只要辨一三五。俗云一三五不論。怪誕之極。決其終身必無通理。

爲詩結處總要健舉。如王維回看射雕處。千里暮雲平。何等氣概。

詩要洗刷得淨。拖泥帶水。便令人厭觀。

詩要清挺。纖巧濃麗。總無取焉。

爲詩須要多讀書。以養其氣。多歷名山大川。以擴其眼界。宜多觀名師益友。以充其識見。璣問曰。是則然矣。但寒士僻處窮巷。無書可讀。而又

無緣游歷名山大川常憾不得好友之切磋奈何曰只是當境處莫要放過時時著意事事留心則自然有進步處說畢歎曰吾縣風雅衰極澹菴汝當努力

爲詩要窮源溯流先辨諸家之派如何者爲曹劉何者爲沈宋何者爲陶謝何者爲王孟何者爲高岑何者爲李杜何者爲錢劉何者爲元白何者爲昌黎何者爲大歷十才子何者爲賈孟何者爲溫李何者爲唐何者爲北宋何者爲南宋析入毫芒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不然胡引亂竄必入魔道一日論及方山謝公詩曰方山清漪可愛但少嫩些

七律宜讀王右丞李東川尤宜熟玩劉文房諸作宋人則陸務觀若歐蘇黃三大家祇當讀其古詩歌行絕句至於七律必不可學學前諸家七律久而有所得然後取杜詩讀之譬如百川學海而至於海也此是究竟歸宿處

七月初三日薄晚乘涼院中堪執古樂府中江南可採蓮一首進賢曰如此詩寄託何在師曰此不可解然但見其古或者當時尙有闕文亦

未可知。因言古樂府原有句有音。在當日句必大書。音必細注。後人相沿之久。並其細注之音。而誤認爲句。附會穿鑿。至於摹擬剽竊。毫無意義。而自命爲樂府。使人見之欲嘔。如南中某公作樂府。有妃呼豨。豨知之語。夫妃呼豨三字。皆音也。今乃認妃作女。認豨作豕。一似豕真有知。豈非笑談。唐人樂府。惟有太白蜀道難。烏夜啼。子美無家別。垂老別。以及元白張王諸作。不襲前人樂府之貌。而能得其神者。乃真樂府也。後人擬古諸篇。總是贗物。璩曰。李杜諸作。固無假竊。然未見其中有如古之所謂無字之音。不識被之管絃。其音將何如。師曰。恐亦未必可被之管絃。璩曰。古樂府之音。卽如今之工上四尺乎。師曰。然。

又曰。如伯牙水仙操一序。絕妙。然其詩則殊不可解。料是其中有缺訛處。必欲一言求之。則鑿矣。又如逢逢白雲。一東一西。一南一北。此亦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之類。料是其中有缺處。然在今日。但見其古。如杜子美杜鵑行首四句。便是從此詩脫化得來。

又曰。學詩先要辨門徑。不可墮入魔道。

七月初八日。登州李鑑湖來謁。問曰。某頗有志於詩。而未知所學。學盛唐乎。學中唐乎。師曰。此無論初盛中晚也。初盛有初盛之真精神。真面目。中晚有中晚之真精神。真面目。學者從其性之所近。伐毛洗髓。務得其神。而不襲其貌。則無論初盛中晚。皆可名家。不然。學中晚而止得其尖新。學初盛而止得其膚廓。則又無論初盛中晚。均之無當也。璣進曰。然則三昧之選。前不及初。而後不及中晚。是則何說。是非欲人但學盛唐。而不及中晚之意乎。師曰。不然。吾蓋疾夫世之依附盛唐者。但知學爲九天閭闔萬國衣冠之語。而自命高華。自矜爲壯麗。按之其中。毫無生氣。故有三昧集之選。要在別出盛唐真面目。與世人看。以見盛唐之詩。原非空殼子。大帽子話。其中蘊藉風流。包含萬物。自足以兼前後諸公之口。彼世之但知學爲九天閭闔萬國衣冠等語。果盛唐之真面目。真精神乎。抑亦優孟叔敖也。苟知此意。思過半矣。

右何端簡公所述先文簡公論詩語。名曰然鐙記聞。兆森從何氏鈔

得將鈔本與願學者共之亦如公所云詩如龍然此其一爪一鱗而已家有律詩定體一紙殆爲子姪開示者雖淺近然不識者正復不少故附於後 兆森謹識

白學詩法要得門路不可望人訓後

師友詩傳錄

新城王士正阮亭答

廣甯郎廷槐梅谿問

平原張篤慶歷友
鄒平張實居肅亭答

無錫丁福保仲祐訂

問作詩學力與性情必兼具而後愉快愚意以爲學力深始能見性情若不多讀書多貫穿而遽言性情則開後學油腔滑調信口成章之惡習矣近時風氣頹波惟夫子一言以爲砥柱

阮亭答司空表聖云不著一字盡得風流此性情之說也揚子雲云讀千賦則能賦此學問之說也二者相輔而行不可偏廢若無性情而侈言學問則昔人有譏點鬼簿獮祭魚者矣學力深始能見性情此一語是造微破的之論

歷友答嚴羽滄浪有云詩有別才非關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此得於先天者才性也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貫穿百萬衆出入由咫尺此得於後天者學力也非才無以廣學非學無以運才兩者均不可廢有才而無學是絕代佳人唱蓮花落也有學而無才是長安乞兒著宮

錦袍也。近世風尚每苦前人之拘與隘。而轉途於長慶劍南。甚且改轍於宋元。是以愈趨而愈下也。有心者急欲挽之以開寶。要不必藉口於宗歷下。轉令攻之者樹幟紛紛耳。

蕭亭答有問王荊公者。杜詩何以妙絕古今。公曰。老杜固嘗言之矣。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黃山谷謂不讀書萬卷。不可看杜詩。看尙不可。况作詩乎。韓文公進學解。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詰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熟此其庶幾乎。夫曰詩有別才。非關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爲讀書者言之。非爲不讀書者言之也。

問古詩十九首。乃五古之原。按其音節風神。似與楚騷同時。而論者指爲枚乘等擬作。枚之文甚著。其詩不多見。且秦漢風調自殊。何所據而指爲枚作耶。又蘇李河梁。亦有十九首風味。豈漢人之詩。其妙皆如此耶。求明示其旨。

阮亭答。風雅後有楚詞。楚詞後有十九首。風會變遷。非緣人力。然其源

流則一而已矣。古詩中迢迢牽牛，星庭中有奇樹，西北有高樓，青青河畔草等五六篇。玉臺新詠以爲枚乘作，冉冉孤生竹一篇，文心雕龍以爲傅毅之辭。二書出於六朝，其說必有據依，要之爲西京無疑。河梁之作，與十九首同一風味，皆所謂驚心動魄，一字千金者也。嬴秦之世，但有碑銘，無關風雅。

歷友答，昔人謂十九首爲風餘，又曰詩母。若自列國之詩，涵詠而出者，如太羹醇酒，非復泛齊醝齊可埒。其在楚騷之後無疑，況乎騷亦出於風也。而五言則漢世乃大顯。十九首中如青青河畔草，西北有高樓，涉江采芙蓉，庭中有奇樹，迢迢牽牛星，東城高且長，明月何皎皎，七章。玉臺皆以爲枚乘作，冉冉孤生竹，文心雕龍以爲傅毅。驅車上東門，樂府作驅車上東門行，文選以十九首爲二十首，蓋分燕趙多佳人以下自爲一章也。然相其體格，大抵是西漢人口氣。因篇中有驅車上東門，游戲宛與洛，故論者或以爲似東漢人口角，斷其非枚乘者，殊不知西京人亦何必不游戲宛洛耶。此真見與兒童鄰矣。至如蘇李河梁錄別，其

風味亦去十九首誠不遠亦非東京以下所能涉筆者。

蕭亭答騷之變爲五言也。風調自別十九首。或謂楚騷同時。或謂枚乘等作。想考無確據。故不書作者姓名。觀青青陵上柏一章內。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兩宮南宮北宮也。蔡質漢官典職曰。南宮北宮相去七里。又明月皎夜光一章內。玉衡指孟冬。如促織鳴東壁。白露霑野草。秋蟬鳴樹閒。玄鳥逝安適等語。所序皆秋事。乃漢令也。漢書曰。高祖十月至霸上。故以十月爲歲首。漢之孟冬。今之七月也。似爲漢人之作無疑。至於蘇李河梁詩。可與十九首相頡頏。東坡先生謂爲僞作。亦必有見。然氣味高古。縱不出蘇李。定漢之高手所擬。江文通善於擬古者。似不能及也。不須深辨。總之。漢祚鴻朗。文章作新。安世楚聲。渾純厚雅。漢武樂府。壯麗宏奇。垓下歌於流離。白頭吟於閨闈。其他可以類推矣。

問樂府之體。與古歌謠彷彿。必具有懸解。另有風神。無蹊徑之可尋。方入其室。若但尋章摘句。摹擬形似。終落第二義。如穆天子傳之白雲謠。湘中記之帆隨湘轉。古樂府之獨漉獨漉。水清泥濁之類。神妙天然。全

無刻畫。始可以稱樂府。魏晉擬作。已非其長。至唐益遠矣。夏蟲語冰。殊覺妄誕。乞指示之。

阮亭答樂府之名。始於漢初。如高帝之三侯。唐山夫人之房中。是郊祀類頌。饒歌鼓吹類雅。琴曲雜詩類國風。故樂府者。繼三百篇而起者也。唐人惟韓之琴操。最爲高古。李之遠別離蜀道難烏夜啼。杜之新婚無家。諸別石壕新安。諸吏哀江頭。兵車行諸篇。皆樂府之變也。降而元白張王。變極矣。元次山皮襲美補古樂章。志則高矣。顧其離合。未可知也。唐人絕句。如渭城朝雨。黃河遠上。諸作。多被樂府。止得風之一體耳。元楊廉夫明李賓之。各成一家。又變之變也。李滄溟詩名冠代。祇以樂府摹擬割裂。遂生後人詆毀。則樂府甯爲其變。而不可以字句比擬也。亦明矣。來教必具懸解。另有風神無蹊徑之可尋。乃入其室。數語盡之。歷友答樂府自樂府。歌謠自歌謠。不相蒙也。樂府不特另具風神。而亦具有體格。古今之擬樂府者。皆東家施捧心伎倆也。雅頌爲樂府之原。西漢以來。如安世房中歌。郊祀十九章。饒歌十八曲。不惟音節不傳。而

字句亦多魯魚失真。然其辭之古穆精奇，迥乎神筆。豈操觚家效顰所可施。無論近代，卽魏晉而降，如繆襲鼓歌曲，陳思王鼙舞歌，晉之白紵，拂翔等歌，亦豈彷彿其萬一乎。至唐世法部如伊涼甘州之屬，多采名輩絕句，其中音節，今亦不傳。然而歌謠者，古逸也。樂府者，正樂也。不祇神妙天然，而叶應律呂，非可騁辭縱臆爲之者。觀漢之大樂，其初皆掌之協律都尉李延年，非苟然也。固知古詩可擬，而樂府必不可擬。此錢虞山所以譏歷下爲古官錦也。

蕭亭答，古之名篇，如出水芙蓉，天然豔麗，不假雕飾，皆偶然得之。猶書家所謂偶然欲書者也。當其觸物興懷，情來神會，機括躍如，如兔起鶻落，稍縱則逝矣。有先一刻後一刻不能之妙，况他人乎。故十九首擬者，千百家終不能追蹤者，由於著力也。一著力便失自然。此詩之不可強作也。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若能因言求意，亦庶乎其有得歟。問蕭選一書，唐人奉爲鴻寶。杜詩云：熟精文選理，請問其理安在。阮亭答：唐人尙文選學，李善注文選最善，其學本於曹憲，此其昉也。杜

詩云云。亦是爾時風氣。至韓退之出。則風氣大變矣。蘇子瞻極斥昭明。至以爲小兒強作解事。亦風氣遞嬗使然耳。然文選學終不可廢。而五言詩尤爲正始。猶方圓之規矩也。理字似不必深求其解。

歷友答。文之有選。自蕭維摩始也。彼其括綜百家。馳騁千載。彌綸天地。纏絡萬品。撮道藝之英華。搜羣言之隱蹟。義以彙舉。事以羣分。所謂畧其蕪穢。擷其精英。事出於沈思。義歸於翰藻。觀其自序。思過半矣。少陵所云。熟精其理者。亦約略言之。蓋唐人猶有六朝餘習。故以文選爲論衡。枕祕。舉世咸尙此編。非必如宋人所云理也。

蕭亭答。夫文選一書。數逾千祀。時更七朝。楚國詞人。御蘭芬於絕代。漢朝才子。綜鞏悅於遙年。虛元流正始之音。氣質馳建安之體。長離北度。騰雅詠於圭陰。化馬東騫。煽風流於江左。誠中葉之詞林。前修之筆海也。然而聲音之道。莫不有理。闡理敷詞。成於意興。嚴滄浪云。南朝人尙詞而病於理。宋人尙理而病於意興。唐人尙意興而理在其中。善讀者。三復厥詞。周知祕旨。目無全牛。心無留義。體各不同。理實一致。採其精

華皆成本領。故楊載曰：取材於選，效法於唐。馬伯庸曰：枕藉騷選，死生李杜。又昔人曰：文選爛，秀才半。皆少陵熟精文選理之義也。

問李滄溟先生嘗稱唐人無古詩，蓋言唐人之五古與漢魏六朝自別也。唐人七言古詩誠掩前絕後，奇妙難蹤。若五古似不能相頡頏。滄溟之言果爲定論歟。

阮亭答滄溟先生論五言謂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此定論也。常熟錢氏但截取上一句以爲滄溟罪案。滄溟不受也。要之唐五言古固多妙緒，較諸十九首陳思陶謝自然區別。七言古若李太白杜子美韓退之三家橫絕萬古，後之追風躡景，惟蘇長公一人而已。

歷友答世無印板詩格，前與後原不必其盡相襲也。歷下之詩五言全倣選體，不肯規摹唐人。七古則專學初唐，不涉工部，所以有唐無五言古詩之說也。究竟唐人五言古皆各成一家，正以不依傍古人爲妙。亦何嘗無五言古詩也。初唐七古轉韻流麗，動合風雅，固正體也。工部以下一氣奔放，宏肆絕塵，乃變體也。至如昌谷溫李盧仝馬異，則純乎鬼

魅世界矣。若以絕句言，則中晚正不減盛唐。又非可一概論。

蕭亭答五言之興，源於漢，注於魏，汪洋乎兩晉，混濁乎梁陳，風斯下矣。唐興而文運不振，虞魏諸公已離舊習，王楊四子因加美麗，陳子昂古風雅正，李巨山文章宿老，沈宋之新聲，蘇張之手筆，此初唐之傑也。開元天寶閒，則有李翰林之飄逸，杜工部之沈鬱，孟襄陽之清雅，王右丞之精緻，儲光羲之真率，王昌齡之聲俊，高適岑參之悲壯，李頎常建之超凡，大歷貞元則有韋蘇州之雅澹，劉隨州之閒曠，錢郎之清贍，皇甫之沖秀，下及元和，雖晚唐之變，猶有柳愚溪之超然復古，韓昌黎之博大，其詞皆名家擅場，馳騁當世，詩人冠冕，海內文宗，安得謂唐無古詩。至於七言，前代雖有，唐人獨盛，他人勿論，如李太白之蜀道難遠別離，長相思，烏栖曲，鳴皋歌，梁園吟，天姥吟，廬山謠等篇，杜子美哀江頭，哀王孫，古柏行，劍器行，漢陂行，兵車行，洗兵馬行，短歌行，同谷歌等篇，皆前無古而後無今，安得謂唐無古詩乎。試取漢魏六朝絜量比較，氣象終是不同，謂之唐人之古詩則可。滄溟先生其知言哉。

問七言律詩而外。如古詩歌詞行曲引篇章吟詠歎謠風騷哀怨擬弄諸體。其體格音律字句。何以分別。始不混雜。

阮亭答姜白石詩說云。載始末曰引。體如行書曰行。放情曰歌。悲如蛩蠶曰吟。通乎俚俗曰謠。委曲盡情曰曲。大略如此。可以意會耳。

歷友答珊瑚鉤詩話云。倚裁遷抑。以揚永言。謂之歌。步驟馳騁。斐然成章。謂之行。兼此二者。謂之歌行。如古詩中長歌行短歌行燕歌行是也。感觸事物。託於文章。謂之辭。辭卽詞也。聲音雜比。高下短長。謂之曲。品秩先後而推之而原之。謂之引。如箜篌引霹靂引之類是也。煌然而成篇。謂之篇章也者。順理之名。斷章之謂也。吁嗟慨想。悲憂愁思。謂之吟。長吟密詠。以寄其志。謂之詠。憂深思遠。一唱三歎。變而不滯。謂之歎。古相和歌有吟歎曲。蓋兼斯二者之能也。見徐伯臣樂府原。非鼓非鐘。徒歌謂之謠。始於康衢而流於俚俗者也。刺美風華。緩而不迫。如風之動物。謂之風。幽憂憤悱。寓之比興。謂之騷。始於靈均而暢於宋玉。唐景諸人者也。七哀八哀之類。本於哀時命。流於哀江南哀江頭者也。幽思激

切謂之怨。擬錄別之類。謂之擬琴曲曰弄。凡此者亦不盡七言也。五言長短歌本無定則。非如元人詞曲方按音律宮譜也。

蕭亭答白石詩說云。守法度曰詩。載始末曰引。體如行書曰行。放情曰歌。兼之曰歌行。悲如蛩螿曰吟。通乎俚俗曰謠。委曲盡情曰曲。談藝錄云。詩家名號。區別種原。其大義固自同歸。夫情既異其形。故辭當因其勢。譬如寫物繪色。侍郎各以其狀。隨規逐矩。圓方故獲其舊。則此乃因情立格。持字圍環之大略也。若夫神工哲匠。顛倒經樞。思若連絲。應之杼軸。文如鑄冶。逐手而遷。縱衡參互。恒度自若。此心之伏機。不可強也。嗚呼盡之矣。

問樂府五七言與五七言古何以分別。學樂府宜宗何人。

阮亭答古樂府五言。如孔雀東南飛。皚如山上雪之屬。七言如大風垓下飲馬長城窟河中之水歌之屬。自與五七言古音情迥別。於此悟入。思過半矣。

歷友答西漢樂府隸於太常。爲後代樂府之宗。皆其用之於天地羣祀。

與宗廟者。其字句之長短雖存。而節奏之聲音莫辨。若擗摭其皮膚。徒爲擬議。以成其腐臭耳。何變化之有。後人但讀之。而得其神理。玩其古光幽色。可也。不必法其篇章字句。蓋樂府主紀功。古詩主言情。亦微有別。且樂府閒雜。以三言四言。以至九言。不專五七言也。若五七言古詩。其神韻聲光。自足以飫儉腹。而被詞華。故學詩而不熟於漢魏六朝者。皆僞父也。何必其有定宗乎。

蕭亭答樂府之異於詩者。往往叙事。詩貴溫裕純雅。樂府貴迥深勁絕。又其不同也。烏生八九子。東門行等篇。如淮南小山之賦。氣韻峻絕。但可爲孟德道之。王劉文學輩。皆當內手矣。如曹公之短歌行。子建之來日大難。皆獨步千古。句法如饒歌之臨高臺。以軒江有香草。日以蘭黃鵠。高飛離哉。翻等句。皆工美可宗。降而六朝。工拙之閒。相去無幾。頓自殊絕。至唐人。多與詩無別。惟張籍王建。猶能近古。而氣象雖別。亦可宗也。

問七律三唐宋元體格。何以分優劣。

阮亭答唐人七言律以李東川王右丞爲正宗杜工部爲大家劉文房爲接武高廷禮之論確不可易宋初學西崑於唐却近歐蘇豫章始變西崑去唐却遠元如趙松雪雅意復古而有俗氣餘可類推

歷友答七言近體則斷乎以盛唐十四家爲正宗再羽翼之以錢劉足矣西崑吾無取焉宋元而下姑舍是

蕭亭答七言律詩五言八句之變也唐初始專此體沈宋精巧相尙然六朝餘氣猶存至盛唐聲調始遠品格始高如賈至王維岑參早朝倡和諸作各臻其妙李頎高適皆足爲萬世法程杜甫渾雄富麗克集大成天寶以還錢劉並鳴中唐作者尤多章應物皇甫伯仲以及大歷才子接跡而起敷詞益工而氣或不逮元和以後律體屢變其造意幽深律切精密有出常情之外雖不足鳴大雅之林亦可爲一倡三歎至宋律則又晚唐之濫觴矣雖梅歐蘇黃卓然名家較之唐人氣象終別至於元人品格愈下雖有虞楊揭范亦不能力挽頹波蓋風氣使然不可強也况詩家此體最難求其神合氣完代不數人人不數首雖不敢妄

分優劣而優劣自見矣。

問五古句法宜宗何人。從何人入手簡易。

阮亭答古詩十九首。如天衣無縫。不可學已。陶淵明純任真率。自寫胸臆。亦不易學。六朝則二謝鮑照何遜。唐人則張曲江韋蘇州數家。庶可宗法。

歷友答。五言之至者。其惟十九首乎。其次則兩漢諸家及鮑明遠陶彭澤。駸駸乎古人矣。子建健哉。而傷於麗。然抑五言聖境矣。韋蘇州其後勁也。陳子昂遁入道書矣。

蕭亭答。漢魏古詩。如無縫天衣。未易摹擬。六朝綺靡。實鮮佳篇。故昔人謂當取材於選。取法於唐宋。文公謂學詩當從韋柳入門。愚謂不盡然。盛唐詩或高。或古。或深。或厚。或長。或雄渾。或飄逸。或悲壯。或淒婉。皆可師法。當就筆性所近學之。方易於見長。嚴滄浪云。入門須正。立志須高。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頭一差。愈緊愈遠。由入門之不正也。

問竹枝柳枝自與絕句不同。而竹枝柳枝亦有分別。請問其詳。

阮亭答竹枝泛詠風土。柳枝專詠楊柳。此其異也。南宋葉水心又創爲橘枝詞。而和者尙少。

歷友答竹枝本出巴渝。唐貞元中。劉夢得在沅湘。以其地俚歌鄙陋。乃作新詞九章。教里中兒歌之。其詞稍以文語緣諸俚俗。若太加文藻。則非本色矣。世所傳白帝城頭以下九章是也。嗣後擅其長者。有楊廉夫焉。後人一切譜風土者。皆沿其體。若柳枝詞。始於白香山楊柳枝一曲。蓋本六朝之折楊柳歌辭也。其聲情之儂利輕雋。與竹枝大同小異。與七絕微分。亦歌謠之一體也。竹枝柳枝詞。詳見詞統。

蕭亭答竹枝柳枝。其語度與絕句無異。但於句末隨加竹枝柳枝等語。因卽其語以名其詞。音節無分別也。

問七言長短句。波瀾卷舒。何以得合法。

阮亭答七言長短句。唐人惟李太白多有之。李滄溟謂其英雄欺人者是也。或有句雜騷體者。總不必學。乃爲大雅。

歷友答。按長短句。本無定法。惟以浩落感慨之致。卷舒其閒。行乎不得。

不行止乎不得不止。因自然之波瀾。以爲波瀾。易所云。風行水上。渙乃天下之大文也。要在熟讀古人詩。吟詠而自得之耳。昔人云。法在心頭。泥古則失。是已。然而起伏頓挫。亦有自然之節奏在。

蕭亭答。七言長篇。宜富麗。宜峭絕。而言不悉。波瀾要宏闊。陡起陡止。一層不了。又起一層。卷舒要如意警拔。而無鋪敘之跡。又要徘徊回顧。不失題面。此其大略也。如柏梁詩。人各言一事。全不相屬。讀之而氣實貫串。此自然之妙。得此可以爲法。若短篇。詞短而氣欲長。聲急而意欲有餘。斯爲得之。長篇如王摩詰老將行。短篇如王子安滕王閣。最有法度。問七言平韻仄韻句法。同否。

阮亭答。七言古平仄相閒換韻者。多用對仗。閒似律句。無妨。若平韻到底者。斷不可雜以律句。大抵通篇平韻。貴飛揚。通篇仄韻。貴矯健。皆要頓挫。切忌平衍。

歷友答。七古平韻。上句第五字。宜用仄字。以抑之也。下句第五字。宜用平字。以揚之也。仄韻。上句第五字。宜用平字。以揚之也。下句第五字。宜

用仄字以抑之也。七言古大約以第五字爲關捩。猶五言古大約以第三字爲關捩。彼俗所云一三五不論。不惟不可以言近體。而亦不可以言古體也。安得謂古詩不拘平仄而可任意用字乎。故愚謂古詩尤不可一字輕下也。

蕭亭答。詩須篇中鍊句。句中鍊字。此所謂句法也。以氣韻清高深渺者絕。以格力雅健雄豪者勝。故甯律不諧。而不得使句弱。甯用字不工。而不可使語俗。七言第五字要響。所謂響者。致力處也。愚竊以爲字字當活。活則字字皆響。又何分平仄哉。

問七古換韻法。

阮亭答。此法起於陳隋。初唐四傑輩沿之。盛唐王右丞高常侍李東川尙然。李杜始大變其格。大約首尾腰腹。須銖兩勻稱。勿頭重脚輕。脚重頭輕。乃善。

歷友答。初唐或用八句一換韻。或用四句一換韻。然四句換韻。其正也。此自從三百篇來。亦非始於唐人。若一韻到底。則盛唐以後。駸多矣。四

句換韻。更以四平四仄相閒爲正。平韻換平。仄韻換仄。必不叶也。

蕭亭答。或八句一韻。或四句一韻。或兩句一韻。必多寡勻停。平仄遞用。方爲得體。亦有平仍換平。仄仍換仄者。古人實不盡拘。亦有通篇一韻。末二句獨換一韻者。雖是古法。宋人尤多。

問五古亦可換韻否。如可換韻。其法何如。

阮亭答。五言古亦可換韻。如古西洲曲之類。唐李太白頗有之。

歷友答。五古換韻。十九首中已有。然四句一換韻者。當以西洲曲爲宗。此曲係梁祖蕭衍所作。而詩歸誤入晉。無名氏。不知何據也。

蕭亭答。十九首行行重行行。再再生孤竹。生年不滿百。皆換韻。魏文帝雜詩棄置勿復陳。客子常畏人。曹子建去去勿復道。沈憂令人老。皆末二句換韻。不勝屈指。一韻氣雖矯健。換韻意方委曲。有轉句卽換者。有承句方換者。水到渠成。無定法也。要之用過韻不宜重用。嫌韻不宜聯用也。

問字中五音。何以分別。古人作詩。原以爲歌誦。其宮商角徵羽。乃其旨

要如有不叶終未合法宜於何書探討

阮亭答詩但論平仄清濁詩餘亦然惟元人曲則辨五音故有中州韻中原韻之別

歷友答古人作詩動叶律呂今人但求工於字句可耳若必欲動叶律呂而其詞不工亦無用處不知五音之精微不過於等攝門法通廣局狹處辨之此是識字學問與詩歌古文詞無甚關切若作詞曲分四聲爲三音則非精於九宮十三調者不能若但作詩與詩餘卽陰平陽平亦可不計况五音乎蓋五音之學原於五行通於五味發於五臟叶於唇舌齒喉齶之間其門法多端又有濁聲法以盡四聲之變非數言可盡愚實未暇問津夫亦謂雕蟲小技抑壯夫所不爲矣

蕭亭答五音分於清濁清濁出於喉齒牙舌唇如公噴貢穀喉音屬宮之宮中腫衆祝齒音屬宮之商息惚認簇牙音屬宮之角東董凍篤舌音屬宮之徵蒙幪夢木唇音屬宮之羽此其一隅也清濁分而五音自判矣今人作詩但論平仄而抑揚清濁多所不講似亦非是試述一例

歸來飽飯黃昏後。不脫蓑衣臥月明。飽飯二字皆仄。轉作飽飽黃昏二字皆平。轉作昏黃。則不諧矣。雖然三百篇而後。未必盡被管絃。但求寫意興而已。故甯使音律不叶。不使詞意不工。此杜律之所以多拗體也。不特詩爲然。傳奇之曲。乃必用之。謳歌者。湯若士先生四夢。多不合譜。有改其牡丹亭以叶音律者。先生題詩曰。醉漢瓊筵風味殊。通仙鐵笛海雲孤。縱饒割就時人景。終愧王維舊雪圖。此亦可作一證。

問律古五七言中。最不宜用字句。若何。

阮亭答。凡粗字。纖字。俗字。皆不可用。詞曲字面。尤忌。卽如杜子美詩。紅綻兩肥梅。一句中。便有二字纖俗。不可以其大家而概法之。

歷友答。詩雅道也。擇其言尤雅者爲之可耳。而一切涉纖涉巧涉淺涉俚涉佻涉詭涉淫涉靡者。戒之如避醜毒可也。然則如之何。曰麗以則。屏溫八叉。放韓致堯。其庶幾乎。

蕭亭答。王敬美先生曰。律詩句有不可入古者。古詩字有必不可爲律者。又曰。作古詩先須辨體。無論兩漢難至。苦心摹倣。時隔一塵。卽爲建

安不可墮落六朝一語爲三謝縱極排麗不可襟入唐音小詩欲作王
章長篇欲作老杜便應全用其體不可羊質虎皮虎頭蛇尾詞曲家非
當家本色雖麗語博學無用惟詩亦然况鄙俗之言不典之語乎

問七言五句古六句古其法若何

阮亭答七言五句起於杜子美之曲江蕭條秋氣高也昔人謂貴詞明
意盡愚謂貴矯健有短兵相接之勢乃佳

歷友答古體之限句非古也然七言五句者漢昭帝淋池歌是也六句
者古皇娥歌是也要只以簡古爲主此外無法矣然皇娥歌或以爲後
代擬作亦在然疑之間耳

蕭亭答七言五句或第四句既合之後復拖一句掉轉使餘韻悠然或
二二句雙承第四句方轉以取第五句之勢六句似當如律法前後起
結三四兩句如律中兩聯總之宜孤峭中有悠揚之致

問五言六句古作法五言亦有五句古否

阮亭答五言短古詩昔人謂貴詞簡味長不可明白說盡楊仲宏曰五

言短古。只是選詩首尾四句。所以含蓄無限。

歷友答。五言六句。古齊梁閒多用之。唐人劉文房龍門八詠。亦善此體。然幾於半律矣。特以其參用仄韻。故亦仍爲古體。大約中聯用對句。前後作起結。平韻仄韻。皆可用也。五言古五句體。惟劉宋前溪歌爲然。其詞曰。黃葛結蒙籠。生在洛溪邊。花落逐水去。何當順流還。還亦不復鮮。此詩頗爲創格。妙有餘韻。或以爲車騎將軍沈充所作舞曲也。

蕭亭答。五言長篇宜富而贍。短篇宜清婉而意有餘。五句樂府閒有。似無定體。與會所至。無不可也。

問秦漢風味與三唐何如。

阮亭答。秦詩具於詩之秦風。漢人蘇武李陵枚乘傅毅之作。去國風未遠。六代惟陶彭澤三唐惟韋蘇州二公。可以企及。

歷友答。秦詩所傳者不多。皆古逸歌謠耳。漢人詩風味醇茂。高渾中具見淡泊。豈唐人所能徑造。然唐人詩有過於六朝者。有不及六朝者。風格一正。絕去淫哇。此所以過也。若中晚而下。氣體漸薄。漸削。則又不及。

六朝之濃且厚矣。六朝尙不及。何況兩漢。

蕭亭答高廷禮曰。詩自三百篇以降。漢魏質過於文。六朝華浮於實。得二者之中。備風人之體。惟唐爲然。李本寧曰。譬之水。三百篇崑崙也。漢魏六朝龍門積石也。唐則溟渤尾閭矣。將安所益乎。由二公之言觀之。時代不同。風氣自變。苟法嚴而辭諧。意貫而語秀。皆爲絕倡。未可以先後論也。

問詩自三百篇後。漢魏遞降。拘限聲病。喜尙形似。以流易爲辭。其喪於雅正者久矣。今天下以夫子爲一代宗匠。幸示我以匡救之道。

阮亭答詩騷以下。風會遞遷。乃自然之理。必至之勢。齊梁後。拘限聲病。喜尙形似。鍾嶸嘗以譏謝玄暉。王元長矣。然二公豈失爲一代文宗耶。問間讀阮步兵陶彭澤詩。似不欲與世相接者。然未能平其心。或爲事物是非相感托而逃者否。

阮亭答阮陶二公在典午。皆高流。然嗣宗能辭婚司馬氏。而不能不爲公卿作勸進表。其品遠出淵明下矣。阮詠懷與陶詩。各有至處。皆五言。

之宗也。阮公殿魏詩之末，而綽有漢音，非鄴下諸子所可步趨也。陶公附晉詩之終，而實居宋代，非顏謝諸子所可庶幾也。總之步兵詠懷諸作，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其胸次非復人世機軸。徵士飲酒田家諸篇，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真有絳雲在霄，卷舒自如之致。敖陶孫之評，可謂知言。

問詩自李杜以來，陵夷濫觴，作者務雕刻雪月，以趨佻巧，或侈銜奇詭，以新聞見，有拘實忘雄，有飾詞遺旨，潤色愈工，其實愈失。儷偶詞句，以枝對葉，在彼平日，亦知高談漢魏，及自出手筆，大率類此，其故何歟。

阮亭答詩之陵夷者，其流波之類乎。詩之濫觴者，其濬發之原乎。不有始也，孰導其初，不有終也，孰持其後。天道由質而趨文，人道由約而趨盈。詩道由雅而趨靡，詩之變也，其世變爲之乎。宋人雕刻玉葉，郢人運斤成風，始非不善也，自拙工爲之，鮮不斲樸而傷指者矣。故陸機之文賦，劉勰之文心雕龍，言非不工也，而試取平原之詩賦，與彥和之文筆，平心讀之，能實其言者蓋寡。固知連篇累牘，皆無益之風雲，積案盈箱。

盡無情之月露。則是顏光祿之鏤金錯彩。誠不如謝客兒之初日芙蓉也。彼妃青嬋白。既無當於陳詞錄。妄遺真祗。遺譏於作者。豈不信夫。蕭亭答詩。自李杜以來。大家名家。指不勝屈。毋論貞元元和。卽晚唐溫李皮陸輩。各有至處。自成一家。宋人楊文公。錢思公。晏元獻。胡文恭。皆宗之。歐蘇二文忠公出。而始變其法。黃文節公又創爲江西派。各有本末。道自並行。凡論古人詩。須求其本領所在。不可以流俗所趨。一概抹殺也。

問古之作者。翕輕清以爲性。結冷汰以爲質。响鮮榮以爲詞。偏得乎逸歌長句。若穿天心。出月脇。恒得意外驚人之語。果何道而造詣臻此。阮亭答詩之爲道。無體不備。無美不臻。前賢於此競其長。後輩於此遵其轍。故夫精驚八極。心遊萬仞者。翕輕清以爲性者也。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者。結冷汰以爲質者也。情臃臃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者。响鮮榮以爲詞者也。揚子雲云。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吾於言詩亦云。凡詩之麗而失其則者。皆不能以輕清爲體。而馳騫於

鮮榮者耳。至於盧仝馬異李賀之流。說者謂其穿天心。出月脇。吾直以爲牛鬼蛇神耳。其病於雅道誠甚矣。何驚人之與有。

問聞之家四兄云。志非言不形。言非詩不彰。是三者果相需而爲用歟。阮亭答尙書云。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此千古言詩之妙諦。眞詮也。故知志非言不形。言非詩不彰。祖諸此矣。何謂志。石韞玉而山以輝。水懷珠而川以媚。是也。何謂言。其爲物也多姿。其爲體也屢遷。其會意也尙巧。其遣詞也貴妍。是也。何謂詩。旣緣情而綺靡。亦體物而瀏亮。播芳蕤之馥馥。發青條之森森。是也。昌黎云。詩正而葩。豈不然歟。

問詩迄於周。離騷迄於楚。是後詩之流爲二十四名。賦。頌。銘。贊。文。誄。箴。詩。行。詠。吟。題。怨。歎。章。篇。操。引。謠。謳。歌。曲。詞。調。是也。三唐諸人。各臻其妙。敢問得六義之餘者誰乎。

阮亭答。唐虞有喜起復旦之歌。夏有响樓玉牒等碑辭。洎五子之歌。商有名頌五篇。則詩固不昉於周也。離騷之原。若匪風月出之屬。已駸駸乎有騷人之致矣。特九歌九章九辯之作。乃大盛於屈宋師弟子。爲後

世作賦家大宗。而九歌亦在詩賦之間。至九章乃純乎賦。後世詩體之雜流亦不止二十四名。其中賦頌銘贊文誄箴則皆文之流也。詩行吟詠以下。乃皆詩之別派餘波耳。凡此雜題。漢魏六代類多工妙。唐人終當遜之。若夫得六義之餘者。如禪家皮骨肉髓各得其所。不勝舉也。問昔人云。詩貫六義。諷喻抑揚。停蓄淵雅。皆在其中。至直著所得。以格自奇。前人並不專工於此。是耶非耶。

阮亭答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雅。四曰頌。五曰比。六曰興。夫六義之序。以賦次風者。何也。元晏先生所云。賦也者。因物造端。敷弘而體理也。引而申之。故文必極美。觸類而長之。故辭必盡麗。是賦者古詩之流也。雅頌之則。於是乎托比興之音。於是乎儷。故諷喻抑揚之音。以寓涵蓄淵停之義。以存是真風雅之正則也。流極其後。綴文之士。不率典言。並務恢張其辭。博誕絕類。大者罩天地之表。細者入纖毫之內。祖構之士。雷同附和。罔知所終。至杜少陵乃大懲厥弊。以雄辭直寫時事。以創格而紓鴻文。而新體立焉。較之白太傅諷喻詩。秦中吟之屬。及王建

張籍新樂府。倍覺高渾典厚。蒼涼悲壯。此正一主於賦。而兼比興之旨者也。以貫六義。無遺憾矣。

問昔人云。辨乎味。始可以言詩。敢問詩之味。從何以辨。

阮亭答詩有正味焉。太羹元酒。陶匏繭栗。詩三百篇是也。加籩折俎。九獻終筵。漢魏是也。庖丁鼓刀。易牙烹敖。燂薪揚芳。朶頤盡美。六朝諸人是也。再進而肴蒸鹽虎。前有橫吹。後有侑幣。賓主道饜。大禮以成。初盛唐人。是也。更進則施舌瑤柱。龍鮓牛魚。熊掌豹胎。猩唇駝峰。雜然並進。膠牙螫吻。毒口盤腸。如中晚玉川昌谷玉溪諸君是也。又進而正獻既徹。雜肴錯進。芭糝藜羹。薇蕨蓬蒿。矜鮮鬪異。則宋元是也。又其終而社酒野筵。妄擬堂庖。粗截大肉。自名禁臠。則明人是也。凡此皆非正味也。總之欲知詩味。當觀世運。夫亦於此辨之而已矣。

蕭亭答唐司空圖教人學詩。須識味外味。坡公常舉以爲名言。若學陶王韋柳等詩。則當於平淡中求真味。初看未見。愈久不忘。如陸鴻漸品嘗天下泉味。楊子中樞爲天下第一。水味則淡。非果淡。乃天下至味。又

非飲食之味所可比也。但知飲食之味者已鮮。知泉味者又極鮮矣。問昔人云：風雅不作，形似艷麗之文興，而雅頌比興之義廢，艷麗百出，君子恥之，然歟否歟？

阮亭答：風雅之盛衰存乎上人之振起，三代而上其原在君相，故文武周召興而有正風正雅，否則變矣。三代而下其權在士大夫，操文枋而轉移一世，卽以兩漢言之，其君亦往往能文，故士大夫之以詩傳世者，大率質過其文，猶有風雅遺意，而不專以艷麗爲工。至西園諸子，而風斯濫，迨於張華傅玄以及潘陸，而風斯漓，雖正之以左鮑陶謝而不能振，終之以玉臺徐庾，而詞彌盛，而氣彌蕪矣。若然者，豈非艷麗之爲害，而雅頌之日亡也耶？蓋艷則精華洩，而真氣消，麗則恣心生，而正聲滅。有志於風雅之君子，所爲大憂也。救之以陶韋，以漸幾於蘇李，其庶幾歟。故欲反古者，必自五言始。

問昔人云：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役萬象，唯工於詩者能之。風雅體變而興同，古今調殊而理實，唯達於詩者能之。敢問何謂工，何謂達。

辛先生明以教之。

阮亭答詩未有不能達而能工者。故唯達者能工。達也者。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則無不達矣。工也者。陸士衡有云。罄澄心以凝思。渺萬慮而爲言。叩寂寞而求音。或含毫而渺然。則無不工矣。不然。昧於詩之正變。而徒掇拾古今諸家之片詞瑣語。描頭畫角。搔首弄姿。是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惡乎達。惡乎工。

問詩至六朝。幾不可問。唐初四子奮起而振興之。迨少陵先生出。集大成於開元天寶之後。滌其餘瀆。歸之雅頌正音之所。百代詩家奉爲正朔。未識少陵膺斯重任。誠無愧乎。

阮亭答六朝各有六朝之體格。謂六朝全不及唐者。大非。王楊盧駱。衍陳隋之餘波。而稍就雅正。由沈宋以及開寶諸家。則純乎雅正矣。有宋以來。談詩家。乃祧盛唐諸人。而專宗少陵。然攷之唐人之緒論。及唐人選唐詩。固未始有宗少陵之說。卽在盛唐諸家。與子美抗行者。子美亦多所屈服。在子美集中。雖往往以風雅自任。亦未嘗凌轢諸家。而獨肩

巨任也。獨是工部之詩，純以忠君愛國爲氣骨，故形之篇章，感時紀事，則人尊詩史之稱，冠古軼今。則人有大成之號，不有擬古浮辭，而風謠俱歸樂府，不有淫佚艷靡，而贈答悉本風人。故登吹臺於梁宋，則支離東北風塵，栖江閣於夔州，則漂泊西南天地。故渾脫瀏漓，只如其自道，頓挫獨出，能此者幾人。諸體擅場，絕句不妨稍絀，吾亦不能妄歎者。問近世作者，指咏時物，會讌絲竹，與歌兒舞女，生汙惑之聲於私室，舉世羣然趨之，未識大雅君子，亦聽而誦之，以爲可否。阮亭答風化所起，關雎托始於房中，樂錄所載，清商亦存乎西曲，小伎容參法部，雙鬟亦奏旗亭。周郎之顧，識者艷之，涼州之歌，君子所采，唯其無傷於雅道，或亦不見鄙於通人。

郎梅溪原啟

附

夫子詩教，具有成書，海內人士，固已家弦而戶誦矣。但數千里外，讀成書殊以不得親炙，光輝爲悵惘。今廷槐旣讀成書，又獲時時趨侍，其爲欣幸，何可言喻。足以驕視海內矣。秋來露繁，木葉漸脫，官舍蕭

然惟親書史中有所疑不敢數數叩瀆謹錄一册求夫子燕閒之餘
俛賜批答俾廷槐得以三復書紳永志不忘想太虛廓落之懷必不
鄙夷而拒之也門人郎廷槐百拜上

師友詩傳續錄

新城王士正阮亭答

長山劉大勤問

問蕭亭先生嘗以平中清濁仄中抑揚見示。究未能領會。

答清濁如通同。清情四字。通清爲清。同情爲濁。仄中如入聲。有近平近上。近去等字。須相閒用之。乃有抑揚抗墜之妙。古人所謂一片宮商也。

問五言古七言古章法不同如何。

答章法未有不同者。但五言著議論不得。用才氣馳騁不得。七言則須波瀾壯闊。頓挫激昂。大開大闔耳。

問嘗見批袁宣四先生詩。謂古詩一韻到底者。第五字須平。此定例耶。抑不盡然耶。

答一韻到底。第五字須平聲者。恐句弱似律句耳。大抵七古句法字法。皆須撐得住。拓得開。熟看杜韓蘇三家自得之。

問古詩以音節爲頓挫。此語屢聞命矣。終未得其解。

答此須神會。難以粗跡求之。如一連二句皆用韻。則文勢排宕。卽此可

以類推。熟子美子瞻二家。自了然矣。專爲七言而發。

問唐賢三昧集序。羚羊挂角云云。卽音流絃外之旨否。閒有議論痛快。或以序事體爲詩者。與此相妨否。

答嚴儀卿所謂如鏡中花。如水中月。如水中鹽味。如羚羊挂角。無跡可求。皆以禪理喻詩。內典所云不卽不離。不黏不脫。曹洞宗所云參活句是也。熟看拙選唐賢三昧集。自知之矣。至於議論敘事。自別是一體。故僕嘗云。五七言有二體。田園邱壑。當學陶章。鋪敘感慨。當學杜子美。北征等篇也。

問律詩論起承轉合之法否。

答勿論古文今文。古今體詩。皆離此四字不可。

問律詩中二聯。必因分情與景耶。抑可不拘耶。

答不論者非。拘泥者亦非。大概二聯中須有次第。有開闔。

問律中起句。易涉於平。宜用何法。

答古人謂玄暉工於發端。如宣城集中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是何

等氣魄。唐人起句尤多警策。如王摩詰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之類。未易枚舉。杜子美尤多。

問謝茂秦論絕句之法。首句當如爆竹斬然而斷。古人之作。亦有不盡然者。何也。

答四溟詩說。多學究氣。愚所不喜。此段亦不謂然。

問七言絕五言絕作法不同。如何。

答五言絕近於樂府。七言絕近於歌行。五言難於七言。五言最難於渾成。故也要皆有一唱三歎之意。乃佳。

問沈休文所列八病。必應忌否。

答蜂腰鶴膝雙聲疊韻之類。一時記不能全。須檢書乃可條答。

問蕭亭先生論詩。修辭爲要。辭佳而意自在其中。未達其旨。

答以意爲主。以辭輔之。不可先辭後意。

問樂府何以別於古詩。

答如白頭吟日出東南隅。孔雀東南飛等篇。是樂府。非古詩。如十九首。

蘇李錄別是古詩非樂府可以例推。

問唐人樂府何以別於漢魏。

谷漢魏樂府高古渾奧不可擬議。唐人樂府不一。初唐人擬梅花落關山月等古題。大概五律耳。盛唐如杜子美之新婚無家。諸別潼關石壕諸吏。李太白之遠別離蜀道難。則樂府之變也。中唐如韓退之琴操。直遡兩周。白居易元稹張籍王建。勗爲新樂府。亦復自成一體。若元楊維禎。明李東陽。各爲新樂府。古意寔遠。然皆不相蹈襲。至於唐人王昌齡王之渙。下逮張祜。諸絕句。楊柳枝水調伊州石州等辭。皆可歌也。

問王孟詩假天籟爲宮商。寄至味於平淡。格調諧暢。意興自然。真有無迹可尋之妙。二家亦有互異處否。

谷譬之釋氏。王是佛語。孟是菩薩語。孟詩有寒儉之態。不及王詩天然而工。惟五古不可優劣。

問蕭亭先生曰。所云以音節爲頓挫者。此爲第三第五等句而言耳。蓋子有抑有揚。如平聲爲揚。入聲爲抑。去聲爲揚。上聲爲抑。凡單句住脚。

字必錯綜用之。方有音節。如以入聲爲韻。第三句或用平聲。第五句或用上聲。第七句或用去聲。大約用平聲者多。然亦不可泥。須相其音節變換用之。但不可於入聲韻單句中。再用入聲字住脚耳。此說足盡音節頓挫之旨否。

答此說是也。然其義不盡於此。此亦其一端耳。且此語專爲七言古詩而發。當取唐杜岑韓三家。宋歐蘇黃陸四家。七古諸大篇。日吟諷之。自得其解。

問又曰。每句之間。亦必平仄均勻。讀之始響亮。古詩既異於律。其用平仄之法。於無定式之中。亦有定式否。

答母論古律正體拗體。皆有天然音節。所謂天籟也。唐宋元明諸大家。無一字不諧。明何李邊徐王李輩亦然。袁中郎之流。便不了了矣。

問唐賢三昧集。所以不登李杜。原序中亦有說。究未了然。

答王介甫昔選唐百家詩。不入杜李韓三家。以篇目繁多。集又單行故耳。

問宋詩不如唐詩者。或以氣厚薄分耶。

答唐詩主情。故多蘊藉。宋詩主氣。故多徑露。此其所以不及。非關厚薄。問宋詩多言理。唐人不然。豈不言理。而理自在其中與。

答昔人論詩曰。不涉理路。不落言詮。宋人惟程邵朱諸子爲詩好說理。在詩家謂之旁門。朱較勝。

問昔人論七言長古作法。曰分段。曰過段。曰突兀。曰用字。曰讚歎。曰再起。曰歸題。曰送尾。此不易之式否。

答此等語皆教初學之法。要令知章法耳。神龍行空。雲霧滅沒。鱗鬣隱現。豈令人測其首尾哉。

問有以尖岔二字評鍾譚王李者。何如。

答王李自是大方家。鍾譚餘分閨位。何足比擬。然錢牧齋宗伯有言。王李以矜氣作之。鍾譚以昏氣出之。亦是定論。

問詩中典故。何以活用。

答昔董侍御玉虬文外遷隴右道。龔端毅公禮部尙書及予輩賦詩送之。

董亦有詩留別起句云逐臣西北去河水東南流初以爲常語徐乃悟其用魏主此水東流而朕西上之語歎其用事之妙此所謂活用也

問鍾嶸詩品云吟詠性情何貴用事白樂天則謂文字須雕藻兩三字

文采不得全直致恐傷鄙樸二說孰是

答仲章所舉古詩如高臺多悲風明月照積雪清晨登隴首皆書卽日

羌無故實而妙絕千古若樂天云云亦是而其自爲詩卻多鄙樸特其

風味佳故雖云元輕白俗而終傳於後耳

問有謂詩不假修飾苦思者陳去非不以爲然引蟾蜍影裏清吟苦舴

艫舟中白髮生等句爲證二說宜何從

答苦思自不可少然人各有能有不能要各隨其性之所近不可強同

如所謂書檄用枚臯典册用相如又潘緯十年吟古鏡何涓一夕賦瀟

湘牧齋云揮毫對客曹能始簾閣焚香尹子求皆未可以此分優劣也

問范德機謂律詩第一聯爲起第二聯爲承第三聯爲轉第四聯爲合

又曰起承轉合四字施之絕句則可施之律詩則未盡然似乎自相矛

盾。

答起承轉合章法皆是如此。不必拘定第幾聯第幾句也。律絕分別亦未前聞。

問作律詩忌用唐以後事。其信然與。

答自何李李王以來。不肯用唐以後事。似不必拘泥。然六朝以前事。用之卽多古雅。唐宋以下。便不盡爾。此理亦不可解。總之唐宋以後事。須擇其尤雅者用之。如劉後村七律。專好用本朝事。直是惡道。

問孟襄陽詩。昔人稱其格韻雙絕。敢問格與韻之別。

答格謂品格。韻謂風神。

問少陵詩以經中全句爲詩。如病橘云。雖多亦奚爲。遣悶云。致遠思恐泥。又云。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之句。在少陵無可無不可。或且歎爲妙絕。苦效不休。恐易流於腐。何如。

答以莊易等語入詩。始謝康樂。昔東坡先生寫杜詩。至致遠思恐泥句。停筆。語人曰。此不足學。故前輩謂詩用史語易。用經語難。若丹青二句。

筆勢排宕自不覺耳。

問羅隱詩雲中雞犬劉安過。月下笙歌煬帝歸。人謂之見鬼詩。然歟。答二句最劣。此雖謔語。亦定論也。

問右丞鹿柴木蘭柴諸絕。自極淡遠。不知移向他題。亦可用否。答摩詰詩如參曹洞禪。不犯正位。須參活句。然鈍根人學渠不得。問荆公謂漢人語。仍以漢人語對用。異代則不類。此定式否。

答在大家無所不可。非定式亦非確論也。如以左氏國語檀弓國策語。對漢人語。何不可之有。推之魏晉已下皆然。古人又謂經語對經語。史語對史語。差有理。

問詩中用古人及數目。病其過多。若偶一用之。亦謂之點鬼簿。算博士耶。答唐詩如故鄉七十五長亭。紅闌四百九十橋。皆妙。雖算博士何妨。但勿呆相耳。所云點鬼簿。亦忌堆垛。高手驅使。自不覺耳。

問太白送羽林陶將軍詩。蕭亭先生謂古有六句律體。疑此卽是。而諸

詩皆入七言古中何也。

答六句律體。於古有之。升庵先生撰六朝律祖記曾載之。今記憶不真矣。

問六朝清平調。本是樂府。而諸選皆入七言絕句。何也。

答如右丞渭城朝雨。亦絕句也。當時名士之詩。多取作樂府歌之中。晚間如伊州石州涼州楊柳枝。蓋羅縫穆護砂等。亦皆絕句耳。

問短歌行長歌行。似非以句之多寡論。

答又有滿歌行艷歌行。何嘗行之屬。當時命名之旨。卽吳兢解題。亦不能盡通曉。更有長歌續短歌之名。皆非以詞之繁簡也。三曹樂府。多有以起句首二字命題。如唯漢十四世。所任誠不良。卽名唯漢行是也。

問七言古用仄韻。用平韻。其法度不同。何如。

答七言古凡一韻到底者。其法度悉同。惟仄韻詩。單句末一字可平仄。閒用平韻詩。單句末一字忌用平聲。若換韻者。則當別論。

問古詩換韻之法。應何如。

答五言換韻。如折梅下西洲一篇。可以爲法。李太白最長於此。七古則初唐王楊盧駱是一體。杜子美又是一體。若仿初唐體。則用排偶律句。不妨也。

問古詩忌頭重脚輕之病。其詳何如。

答此似爲換韻者立說。或四句一換。或六句一換。須首尾腰腹勻稱。無他祕也。

問五言忌著議論。然則題目有應著議論者。只可以七言古行之。便不宜用五言體耶。

答亦看題目何如。但五言以蘊藉爲主。若七言則發揚蹈厲。無所不可。問或論絕句之法。謂絕者截也。須一句一斷。特藕斷絲連耳。然唐人絕句。如打起黃鶯兒。松下問童子。諸作皆順流而下。前說似不盡然。答所謂截句。謂或截律詩前四句。如後二句對偶者是也。或截律詩後四句。如起二句對偶是也。非一句一截之謂。然此等迂拘之說。總無足取。今人或竟以絕句爲截句。尤鄙俗可笑。

問排律之法何如。

答首尾開闔波瀾頓挫八字盡之。

問五言排律七言排律作法何如。

答七言排律卽唐人作者亦少。近人惟見彭少宰羨門曾賦至百韻。

問排律有多至幾十韻者與短篇作法同否。

答章法一也。特短篇波瀾少耳。

問竹枝詞何以別于絕句。

答竹枝詠風土。瑣細詼諧皆可入。大抵以風趣爲主。與絕句迥別。

問竹枝與柳枝相類否。

答柳枝專詠柳。竹枝汎詠風土。竹枝詞古人間有專詠竹者。乃引柳枝之例。然不過偶一見耳。非原旨也。

問五言短古似與五言絕相類。但中多二句。然則中二句或如律中頌聯頸聯。應實寫耶。

答此不必拘。

問有一字至七字。或一字至九字詩。此舊格耶。抑俗體耶。
答格則於昔有之。終近遊戲。不必措意。他如地名人。名藥名。五音。建除
體等。總無關於風雅。一笑置之可矣。

問樂府是就其題直賦其事耶。抑借以發己意耶。

答古樂府立題。必因一事。如琴操亦然。後人擬作者衆。多借發己意。

問今人作樂府。有用其題而絕不與題相照顧者何耶。

答古董逃行。於漢末事實。更無關涉。鴈門太守行。乃頌洛陽令王稚子
耳。不始今人。

福保案。古人作樂府。有題有調。後人刪其題而存其調。如鴈門太守
行。樂府之調也。其題爲洛陽行。見宋書樂志。後世各選本。選鴈門太
守行。而去其題。讀者誤認其調爲題。但覺其辭與題絕不相關者。職
此故也。董逃行亦然。

問天馬引天馬行之別。

答天馬引是琴曲。

問又云鍊句不如鍊字。鍊字不如鍊意。意何以鍊。

答鍊意或謂安頓章法。慘淡經營處耳。

問昔人論詩之格曰。所以條達神氣。吹噓興趣。非音非響。能誦而得之。清氣徘徊於幽林。遇之可愛。微徑紆迴於遙翠。求之逾深。是何物也。

答數語是論詩之趣耳。無關於格。格以高下論。如坡公詠梅竹外一枝斜更好。高於和靖之暗香疏影。林又高於季迪之雪滿山中月明林下。至晚唐之似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則下劣極矣。

問昔人謂韻不必有出處。字不必拘來歷。其然豈其然。

答杜子美蘇子瞻詩無一字無來歷。善押強韻。莫如韓退之。卻無一字無出處也。

問詩有平仄字一句純用。而音節自諧者。如桃花梨花參差開。有客有客字子美。此遵何法。

答五平五仄體。自昔有之。頗近遊戲。

問蘇李詩似可以配十九首。論者多以爲贗作何也。

答錄別真出蘇李與否亦不可考。要不在古詩十九首之下。其爲西漢人作無疑。

問高岑似微不同。或高優於岑乎。

答唐人齊名。如沈宋王孟錢劉元白皮陸。皆約略相似。唯李杜高岑迥別。高悲壯而厚。岑奇逸而峭。鍾伯敬謂高岑詩如出一手。大謬矣。

問王季友詩似晚唐語。而所以異于晚唐者何居。

答王季友詩不多。在盛唐自是別調。亦非諸大家名家之比。又如篋中集諸人。皆別調也。

問元人詩亦近晚唐。而又似不及晚唐。然乎否耶。

答元詩如虞道園。便非晚唐可及。楊鐵崖時涉溫李。其小樂府亦過晚唐。他人與晚唐相出入耳。晚唐如溫李皮陸杜牧馬戴。亦未易及。

問明人詩可比何代。弇州可比東坡否。

答明詩勝金元。才學識三者皆不逮宋。而宏正四傑。在宋詩亦罕其匹。至嘉隆七子。則有古今之分矣。弇州如何比得東坡。東坡千古一人而

已惟律詩不可學

金武七卷三卷皆不盡夫亦必之四時皆宋詩依字其四
則他人猶其所以外也則其外也

其於人與神也詩出入正與也賦詩者文也詩者賦也亦未及
其示精也賦詩者其賦也而賦詩者其賦也亦未及

則其人與神也詩出入正與也賦詩者文也詩者賦也亦未及
其示精也賦詩者其賦也而賦詩者其賦也亦未及

則其人與神也詩出入正與也賦詩者文也詩者賦也亦未及
其示精也賦詩者其賦也而賦詩者其賦也亦未及

則其人與神也詩出入正與也賦詩者文也詩者賦也亦未及
其示精也賦詩者其賦也而賦詩者其賦也亦未及

則其人與神也詩出入正與也賦詩者文也詩者賦也亦未及
其示精也賦詩者其賦也而賦詩者其賦也亦未及

則其人與神也詩出入正與也賦詩者文也詩者賦也亦未及
其示精也賦詩者其賦也而賦詩者其賦也亦未及

漁洋詩話三卷。板藏蔣氏。辛丑歲暮。余同夫子亭雜錄。并載以歸。有客問余曰。新城先生詩話。盡此乎。余曰。否。否。此先生懷舊之深情也。夫先生之詩。大含細入。無所不包。字內從遊者。咸有觀海望衢之嘆。而迴風紫瀾。不遺行潦。數十年間。銜華佩實之彥。或紆金鏘玉。或岩栖谷飲。其零紈片羽。有合於古人。無不手自抄撮。於是舊雨晨星。驚風朝露。感今追昔。發潛闡幽。是編所爲作也。先生晚居長安。位益尊。詩益老。每勤勤懇懇。以教後學。時於酒酣燭炮。興至神王。輒從容言曰。吾老矣。還念平生。論詩凡屢變。而交游中。亦如日之隨影。忽不知其轉移也。少年初筮仕時。惟務博綜該洽。以求兼長。文章江左。烟月揚州。人海花場。比肩接迹。入吾室者。俱操唐音。韻勝於才。推爲祭酒。然而空存昔夢。何堪涉想中。歲越三唐而事兩宋。良由物情厭故。筆意喜生。耳目爲之頓新。心思於焉避熟。明知長慶以後。已有濫觴。而淳熙以前。俱奉爲正的。當其燕市逢人。征途揖客。爭相提倡。遠近翕然宗之。既而清利流爲空疎。新靈寢以佶屈。顧瞻世道。怒焉心憂。於是以太音希聲。藥淫哇。錮習。唐賢三

味之選。所謂乃造平淡時也。然而境亦從茲老矣。朋舊凋零。吟情如覩。吾敢須臾忘哉。噫。知此言。可以讀先生之詩。卽可以讀先生詩話矣。雍正己巳八月。海鹽俞兆晟書於澄江使院。

余生平所爲詩話。雜見於池北偶談。居易錄。皇華紀聞。隴蜀餘聞。香祖筆記。夫于亭雜錄諸書者。不下數百條。而五代詩話。又別爲一書。今南中所刻昭代叢書。有漁洋詩話一卷。乃摘取五言詩七言詩凡例。非詩話也。康熙乙酉。余旣遂歸田。武林吳寶厓陳書來云。欲撰本朝詩話。徵余所著。無暇刺取諸書。乃以余生平與兄弟友朋論詩。及一時談諧之語。可記憶者。雜書之。得六十條。南郵行急。脫稿卽以付之。不復竄改。戊子秋冬間。又增一百六十餘條。大兒啓涑好收余詩文尺牘草稿。遂付裝潢。餘年來目昏不能書。此稿藏之家塾。留示子孫可耳。不足示他人也。漁洋老人阮亭甫書。

漁洋詩話卷上

濟南王貽上撰

無錫丁福保訂

余兄弟少讀書東堂嘗雪夜置酒酒半約共和王裴輞川集東亭士得句云日落空山中但聞發樵響兄弟皆為閣筆○東亭與宋荔裳嚴武伯熊葉元禮舒崇諸名士遊吳興道場山共賦五言詩兄詩先成羣公歎絕以為微雲淡河漢之比○計甫草曰三王竝負盛名西樵阮亭蚤達故聲譽易起乃東亭之才詎肯作蠶腰哉東亭舉庚戌進士早歿余刻其詩二卷曰古鉢集

兄考功士祿作憶萊子雜詩二十篇有潮勢汨三韓之句或疑汨字所出

汪編修琬曰杜詩吳楚東南坼坼字汨字正以獨造為奇

叔子士祐幼穎悟一日廣坐中客有舉焦竑字弱侯為問者皆曰當亦魏

相字弱翁之義叔子方十二歲從末坐起曰非也此出考工記輪人竑

其輻廣以為之弱也一座驚異

余少時在廣陵。每公事暇。輒召賓客汎舟紅橋。與袁荊州子合諸詞人賦

詩。有綠楊城郭是揚州之句。江淮間取作畫圖。又與林茂之張祖望杜

于皇孫豹人程穆倩修禊於此。自賦冶春詩二十首。陳其年題其後云。

官舫銀鐙賦冶春。琅邪風調更誰倫。玉山筵上頽唐甚。意氣公然籠罩

人。宗定九鼎元詩云。休從白傅歌楊柳。莫向劉郎演竹枝。五日東風十日

雨。江樓齊唱冶春詞。劉公猷曰。耀明珠。蔭桂旗。麗矣。或率而兒拜。或矯

而當熊。或揚袂隨風。如欲仙去。遺世獨立。橫絕一時。不必如老鐵花游

諸曲。遁作別調。始見委媚也。

余往如皋。馬上成論詩絕句四十首。從子淨名澆作注。人謂不減向秀

之注。莊後不三十天卒。西樵仲子

余在甓社湖舟中。作歲暮懷人絕句六十首。丙夜而畢。紙盡。以公牒牘

尾續之。淋漓皆徧。

余少在濟南明湖水面亭。賦秋柳四章。一時和者甚衆。後三年官揚州。

則江南北和者。前此已數十家。閨秀亦多和作。南城陳伯璣允衡曰。元倡

如初寫黃庭。恰到好處。諸名士和作。皆不能及。

余在廣陵。偶見成都費密。

字此度

詩極擊節。賦詩云。成都跛道士。萬里下

峨岷。虎口身曾拔。蠶叢句有神。大江流漢水。孤艇接殘春。

二句即密詩

十字須

千古。胡為失此人。密遂來定交。如平生懽。

余在廣陵。有蜀士投詩一卷。余閱竟曰。中惟樂府三篇最佳。後二十年。

以詹事祭告南海。至廣州。見羅浮布衣陳恭尹元孝。則二詩皆陳舊作。

蜀士竊取入行卷者也。余笑謂陳曰。一一鶴聲飛上天。賴吾能辨之。

余以戶部侍郎祭告西嶽。游慈恩寺。見塔上有二絕句。

題秦莊襄王墓

園廟衣冠

此內藏。野花歲歲上陵香。邯鄲鼓瑟應如舊。贏得佳兒畢六王。問知為

邵陽康。乃心太乙所作。亟稱之。翼日詩名徧長安。而康不知也。康以此

得重名。學使陸儼庭

元德

拔之。充貢賦。是科以第五人冠其經。

金壇潘高孟升。五言學韋柳。余愛其清真古澹。謂可與王言遠。

庭邢孟

貞。訪頡頏。陳其年與余書云。有潘高者。貧而工詩。久別無可言者。止此

一物奉獻。潘有寒食一絕云。黃鶉穀穀雨疎疎。燕麥風輕上紫魚。記得

去年寒食節。全家中冢泊船初。

余最許石湖邢昉五言詩。以爲韋柳門庭中人。恨未及友其人。官祭酒時。鄉人李某。往令高淳。余特屬訪其子孫。李至訪之。則老妻穉孫。煢煢孤寡。饋粥不給。李脫贈三百金。爲置腴田百畝。其家竟不知意出於余也。施愚山聞之。造余再拜曰。某交孟貞三十年。不能卹其後人之窮。公與孟貞未定交。而能卹其身後。令不凍餓以死。某愧公多矣。至爲流涕。福清林古度茂之。萬歷中詩人。與曹南宮學佺。鍾學憲惺友善。亂後居金陵乳山。每過余。親爲撰杖結襪。康熙甲辰。林攜其萬歷甲辰以後六十年詩。詣余。求爲揀擇。僅存其甲子以前詩百餘篇。施愚山見之曰。吾交林翁久。不知其詩清新俊逸。源奉六朝初唐乃如此。

南通州邵潛潛夫。亦萬歷詩人。錢宗伯牧齋亟稱之。性孤僻。凡數易妻。晚竟無子。僑居如臬。年八十矣。苦徭役。余適以按部至縣。詰旦首謁邵。邵所居委巷。乃屏輿從。徒步而入。邵曰。適有酒一斗。能飲乎。余欣然爲引滿。流連移晷。始別。縣令聞之。立除其役。

徐夜字東癡。叔祖季木考功春象外孫。與余兄弟。爲外從兄弟。詩學陶韋。巉刻處似孟東野。余目之爲爛松露鶴。西樵少有贈詩云。美人自牧能貽我。名士如蠅總附君。余時尙羈巾。亦有句云。湘東品第留金管。江左風流續玉臺。

余與邵潛夫陳其年諸名士。以康熙乙巳。修禊冒辟疆水繪園。分體賦詩。余戲謂其年曰。得紫雲捧硯乃可。紫雲者。冒歌兒最姝麗者。爲其年所眷。許之。余坐湘中閣。立成七言古詩十章。後一日杜茶邨自廣陵來。亦有補作。或問之曰。阮亭詩何如。杜曰。酒酣落筆搖五岳。詩成笑傲凌滄洲。君詩何如。曰。但覺高歌有鬼神。誰知餓死填溝壑。

蒲阪吳雯天章。初至京師。未知名。余亟賞其詩。謂爲仙才。一日待漏朝房。誦其句於葉文敏訖庵。方云。泉繞漢祠外。雪明秦樹根。濃雲濕西嶺。春泥霑條桑。又門前九曲崑崙水。千點桃花尺半魚。葉大驚異。下直。卽命駕往訪之。吳詩名大噪。都下所居永樂鎮。卽唐永樂縣。有玉谿。李義

山家於此。

余以順治庚子爲江南同考官。得太倉崔華不雕工詩畫。常有句云。一寺千松內。飛泉屋上行。欹檣坐清晝。薄冷出癩間。又谿水碧于前渡日。桃花紅似去年時。丹楓江冷人初去。黃葉聲多酒不辭。此例甚多。余目爲崔黃葉。又崑山王朱玉元式。同出門下。後官國子博士。常有句云。秋雨茂陵人獨臥。西風汾水雁還來。余時爲祭酒。題其後云。茂陵秋雨瀟瀟夜。愛爾哦詩四壁秋。多少長安苦吟客。瘦羊博士擅風流。

劉公猷

仁體

吏部善鼓琴。常於慈仁寺精舍彈御風操。余贈詩云。與君更

作他年約。黃鵠山頭訪戴行。京口黃鵠山戴顓所居也。後五年果相遇。黃鵠山下。又沈文恪繹堂荃以箋索書。余爲書放翁詩云。三疊淒涼渭城曲。數枝閒澹闌中花。未幾典蜀試。至闌中驛亭。恍然悟前詩。信數有前定哉。

余嘗夢中得詩云。谿流翡翠映烟空。谿上飛橋落彩虹。愛玩花叢憶元相。一枝渾臥碧流中。既覺。不知所謂。及使蜀。乃悟是元微之亞枝紅詩。卽使東川作也。昭陽顧符稹工畫。余尤愛其棧道圖。爲賦長歌。凡扇頭

絹幅屏幃間皆令作棧道圖。後壬子丙子兩使蜀。此其讖也。又嘗有夢中作云。涼雲止復行。水花開更落。烟柳夕陽時。蟬聲動高閣。

諸城劉翼明。字子羽。居琅邪臺下。老而工詩。余常愛其句云。桃花柳絮春開甕。細雨斜風客到門。

南海程周量。則有詩云。朝行青山頭。暮歇青山曲。青山不見人。猿聲聽

相續。本是古詩。余直刪作絕句。以爲有不盡之意。程深服之。又嘗言柳子厚漁翁夜傍西巖宿一首。如作絕句。以欸乃一聲山水綠結之。便成高作。下二句真蛇足耳。而盲者顧稱之何耶。

余客金陵。居秦淮邀笛步上。與主人丁翁談秦淮盛時舊事。作絕句二十首。人競傳寫。虞山錢宗伯亦常居此。有題石厓秋柳小景詩云。刻露巉巖石骨愁。兩株風柳曳殘秋。分明一段荒寒景。今日鍾山古石頭。余繼和云。宮柳烟含六代愁。絲絲畏見冶城秋。無情畫裏逢搖落。一夜西風滿石頭。袁捧庵子合見之。笑曰。忍俊不禁矣。

虞山錢宗伯贈余古詩云。騏驥奮蹴踏。萬馬暗不驕。勿以獨角麟。儷彼

萬牛毛。又爲作集序。有與君代興之語。時余年甫踰弱冠耳。爲其所賞異如此。余後有絕句云。少年薄技悔雕蟲。拂拭當年荷鉅公。紅豆莊前人去久。花開花落幾春風。

余少與彭少宰羨門

孫遜

友善。後同官卿貳。一日諸公集朝房。余問彭兄

鄉中蓴菜風味何似。彭答云。不知。余笑曰。應緣無蓴鱸之思。是以不知其味。彭與諸公皆大笑。

余官刑部尙書。一日閱爰書。有名螃蟹者。侍郎徐公青來潮。因言今歲

津門蟹多而價廉。余笑謂曰。公因紙上郭索。遽思朶頤耶。

蜀蔭昌縣地。名石谿橋。有聖書一絕句云。桃花依舊放山青。隱几焚香對畫屏。記得當年春雨後。燕泥時污石谿亭。不著名氏。

余於古人論詩。最喜鍾嶸詩品。嚴羽詩話。徐禎卿談藝錄。而不喜皇甫汈解頤新語。謝榛詩說。又云。弇州藝苑卮言。品隲極當。獨嫌其黨同類。稍乖公允耳。

天啟中。朝鮮使臣金尙憲。字叔度。由登州入貢。鄒平張忠定公華東

登正

館之於家。刻其詩一卷。頗多佳句。如三秋海岸初賓雁。五夜天文一客星。澹雲微雨小姑祠。菊秀蘭衰八月時。又過東方曼倩故里云。夜開宣室儼珠旒。執戟郎官走綠鞵。首蠶轅駒俱瑤瑤。漢廷綱紀一俳優。蚤春云。水際城邊野馬飛。漸聞宮漏書間稀。東風日夜蘼蕪綠。塞北江南總憶歸。王灘流水繞江涯。江上松林是我家。昨夜夢尋烏石路。山前山後蚤梅花。余論詩絕句云。澹雲微雨云云。記得朝鮮使臣語。果然東國解聲詩。康熙己未。遣侍衛狼曠。太學生孫致彌。往朝鮮采詩。大抵律絕。居什之九。古詩歌數行。略見梗概而已。孫後登戊辰進士官翰林。

余以順治乙未。舉禮部。戊戌始赴廷對。一日期集禮部。新郎君皆在。全椒吳玉隨對國大呼入曰。此中何者爲濟南王郎乎。衆愕然。余方跛脚。榻

上笑曰。君自辨之。吳直前捉余臂曰。此卽是也。衆爲一笑。後吳以第一甲三人及第。假過眞州。贈余詩云。如此青天如此月。兩人須問大江秋。詩詳鑿江倡和集。

南昌重建滕王閣落成。名流競爲賦詩。推彭少宰羨門擅場。中聯云。依

然極浦生秋水。終古寒潮送夕陽。余常喜諷詠之。謂劉文房郎君。曾無以過也。彭又題湖口句云。湖光盡日依樓堞。山色終朝滿縣城。亦是寫照。

竹枝古稱劉夢得楊廉夫。近彭羨門尤工此體。如廣州竹枝云。木繇花上鷓鴣啼。木繇花下牽郎衣。欲行未行不忍別。落紅沒盡郎馬蹄。半年水宿半山居。冬采香根夏采珠。珠好須從蟀中覓。香燒還仗博山鑪。山陰徐鍼伯調越中竹枝云。句踐城南春水生。水中鬪鴨自呼名。伯勞飛遲燕飛疾。郎進城時儂出城。皆本色語也。汪鈍翁又擬葉水心作洞庭橘枝詞。

茭陵漢武帝葬李夫人處。距茂陵數武。余過之。有詩云。長門買賦草萋萋。冤魄雲陽杜宇啼。惟有佳人解傾國。茭陵長傍茂陵西。楊妃墓在馬嵬西北原上。余爲立小碣。題詩云。巴山夜雨却歸秦。金粟堆邊草不春。一種傾城好顏色。茂陵終傍李夫人。

花林曠在雲門山南。益都山水佳處也。山泉翁詩云。山藏柳市無車馬。

水隔桃源有子孫。馮宗伯北海。鍾司空龍淵。皆屬和翁嘉靖間進士。名
澄甫。官御史。壽光人。文和公珙之孫。

東阿于慎思。號龐眉生。文定公慎行之兄。詩才情過文定。尤工古賦。年
始弱冠。天卒。有龐眉生集若干卷。

十七叔祖考功季木。

象春原
名象巽

天才排冪。目空一世。使秦游曲江。有詩云。韋

曲杜陵文物盡。眼中多少可兒墳。題項王廟壁云。三章既沛秦川雨。入

關更肆阿房炬。漢王真龍項王虎。玉玦三提王不語。鼎上栝羹棄翁姆。

項王真龍漢王鼠。垓下美人泣楚歌。定陶美人泣楚舞。真龍亦鼠虎亦

鼠。古今判劉項。無此雄快。八叔祖郡丞伯石。

象良

亦有詩名。五言如蕭條

兩岸柳。怊悵五更雞。魚藏蘆底穴。雪壓竹間廬。青熒茅舍火。縹緲竹林

烟。孤城一飛矢。六國有心人。龍源花外水。鹿角雨中山。皆中唐之選也。

十八叔祖大寧令用晦。

象明原
名象履

詩亦有足傳。如日日輕雷送雨聲。小窗歷

亂竹枝橫。水痕時落還時漲。枕上看山秋欲生。細雨新晴百草菲。含桃

初染杏初肥。奚童競撲柳花落。嬌鳥時銜榆莢飛。水淨欲浮蝌蚪字。苔

深爭迸籀龍衣。闌珊春色歸何遽。簾外輕寒蠟屐稀。又有句云。老松帶露滴巾角。亂石欹風迎馬前。余嘗輯爲琅邪三公集。

先世父特御府君諱與循。字百斯。崇禎中。以劾總兵官鄧玘。忤時相。罷

歸。甲申聞國難。闔門自經。明史載忠義傳。有隴首集一卷。南城陳伯璣

錄其詩。與雁門孫白簫曲黃海鈐岡袁臨合刻之。爲四忠詩。錢宗伯贊

之曰。遺音危苦。孤桐玉律。吟龍戛石。梵猿噉月。浩歌悲嘯。雷風交加。蟲

豸不蟄。象華其牙。云

杜于皇詠坡公云。堂堂復堂堂。子瞻出峨眉。蚤讀范滂傳。晚和淵明詩。

龔端毅每誦之。以爲二十字。說盡東坡一生。余因憶宋人一詩云。東坡

謫嶺南。時宰欲殺之。飽喫惠州飯。細和淵明詩。二作殆不易軒輊。

郊縣全軌。字車同。博雅工詩。常以長句寄余。余賞之。而嗟其貧老不遇。

爲之延譽於徐中丞。張侍御。遂聘主大梁書院。未幾徐遷去。張卒官而

全以乙酉中河南解元。

中牟南湖。有蒲盧亭。張孝廉林宗民表。時飲酒於此。余過之。嫌其命名非

雅易以墊巾以存林宗故蹟題詩云南郭孤亭野水濱菰蒲獵獵水鱗鱗林宗未遠風流在不愧亭名是墊巾

鄭州夕陽樓李義山有詩余過之題詩云野塘菡萏正新秋紅藕香中過鄭州僕射陂頭疎雨歇夕陽山映夕陽樓

滁州西澗有野渡菴取韋詩命名余題詩云西澗瀟瀟數騎過韋公詩句奈愁何黃鸝喚客且須住野渡菴前風雨多又題清流關云瀟瀟寒雨渡清流苦竹雲陰特地愁回首南唐風景盡青山無數繞滁州

蜀合江縣有西涼王神祠神是涼王呂光苻秦時討李焉之亂至此因為立祠放翁詩我雖不識神知是山水人不敢持笏來短褐整幅巾蓋未詳其本末余過謁祠賦長句正之長安氏王頭有角東掃鄴宮西

定蜀 云 詩載蜀道集

余謂陸魯望無情有恨何人見月白風清欲墮時二語恰是詠白蓮詩移用不得而俗人議之以為詠白牡丹白芍藥亦可此真盲人道黑白在廣陵有題露筋祠絕句云翠羽明璫尙儼然湖雲祠樹碧於烟行人

繫纜月初墮。門外野風開白蓮。正儼其意。一後輩好雌黃。亦駁之云。安知此女非嫫母。而輒云翠羽明璫耶。余聞之。一笑而已。

趙韞退按察官湖西。有詩百餘篇。余取其南康登樓一絕句云。返照臨高閣。寒烟澹澹分。城空何所有。一半是匡君。

余論當代詩人。目曰南施北宋。施謂愚山。宋謂荔裳。二君集皆經余刪定。又嘗取愚山五言近體詩。爲主客圖一卷。今施集尙存其家。未能版行。宋集經蜀亂。失其本矣。

余論古今雪詩。惟羊孚一贊。及陶淵明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潔。及祖詠終南陰嶺秀一篇。右丞灑空深巷靜。積素廣庭閒。韋左司門對寒流。雪滿山句最佳。若柳子厚千山飛鳥絕。已不免俗。降而鄭谷之亂飄僧舍。密灑歌樓。益俗下欲嘔。韓退之銀盃縞帶。亦成笑柄。世人誦於盛名。不敢議耳。

梅詩。無過坡公竹外一枝斜。更好七字。及雪後園林才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高季迪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亦是俗格。若晚唐

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直足噴飯。

又論杜八哀詩。最冗雜。不成章。亦多吟嚙語。而古今稱之。不可解也。

汪鈍翁問余。王孟齊名。何以孟不及王。答曰。孟詩味之。未能免俗耳。汪

深歎其言。謂從無人道及此。今日善學西崑者。無如常熟吳受修。齡學

才調集。無如江都宗元鼎。定九。建昌楊思本。因之。太原趙瑾。懿侯。趙下

橋絕句云。東陽回首又天涯。天步艱難國步賒。一自下橋橋斷後。王孫

惆悵不歸家。虎邱云。綠陰濃護好樓臺。獨權扁舟月下來。翹首是天堪

墮淚。湛盧何處不重廻。楊踏花明日值雨云。折得花來不贈人。膽瓶相

對一枝春。遙憐昨夜行歌處。落草露泥倍愴神。怨詞云。春草日夜綠。春

鳥飛且鳴。感郎千金意。猶自覺愁生。

劉公馥常有絕句云。西湖小閣多晴月。好友同舟半是僧。寄語江南老

桑苧。秋山紫蕨憶行滕。自編其集。遺之。余舉似云。如此作何以不錄。公

馥笑謝曰。賴兄爲我作行秘書。

淮陰張養重虞山。游瀾東。過廣陵。謁余。捐甫罷。余亟問曰。夙愛足下南

樓楚雨三更遠。春水吳江一夜生。平生如此好句。復有幾。張退謂邱洗馬季貞象曰。夙昔快意之作。不意阮亭一見。便能道出。

西樵甲辰之獄。吏議羅織鍛鍊。半載始白。扁舟南下。余迎於秦郵。相見持之而泣。西樵都及患難時事。直取一巨編。擲余前曰。弟視吾詩。境地差進不。人歎其曠達。

汪鈍翁跋西樵阮亭手帖云。予友新城二王相善也。故藏其尺牘爲多。得輒裝潢之。時一展玩。如聆其抵掌笑語。中有一帖小異。當是叔子筆耳。謂東亭也。初鈍翁在京師。求友於余。余爲言劉公馥梁曰。緝程周量。鈍翁遂皆與定交云。

河陽薛大武奮與余輩爲同年生。豪邁任俠。一日酒酣。大言曰。君輩文士耳。異日終當依我幕下。余熟視薛曰。恨吾子非嚴鄭公。一座大笑。鈍翁賦詩云。少日詞壇偶擅名。未曾縛袴學長征。他年若得登三事。但取蕭郎作騎兵。

余最喜武林毛馳黃

先舒

詠西施絕句云。別有深恩酬不得。向君歌舞背

君啼此意未經前人道過。

王士純字孤絳贈光祿寺少卿十二叔祖完初公錄之孫白皙美風姿

書法李北海弱冠殉崇禎壬午之難有新月詩云乍見一簾水回頭月

抱肩黃如浮醪酒瘦比壓琴絃。

余辛丑客秦淮作雜詩二十首多言舊院時事內一篇云十里清淮水

蔚藍板橋斜日柳毵毵棲鴉流水空蕭瑟不見題詩紀阿男阿男名映

淮詩人伯紫映之妹也幼有詩云棲鴉流水點秋光後適莒州杜氏以

節聞伯紫與余書云公詩卽史乃以青鏡白髮之嫠婦與莫愁桃葉同

列後人其謂之何余謝之後入爲儀郎乃力主覆疏旌其閭笑曰聊以

懺悔少年綺語之過。

康熙癸卯歲將除孫無言默欲渡江往海鹽訪彭十羨門人間有何急

事答曰將索其延露詞與阮亭衍波程邨鄭麗農詞合刻之陳其年

維贈以詩曰秦七黃九自佳耳此事何與卿飢寒孫新安人居廣陵

歷下詩派始盛於弘正四傑之邊尙書華泉再盛於嘉隆七子之李觀

漁洋詩話卷上九無錫丁氏校刊

察滄溟。二公後皆式微。施愚山督學時。爲滄溟立墓碑。夢其衣冠來謝。余刻華泉集。及其仲子習遺詩。又訪其後裔。則墓祠久廢。七世孫某。已爲人家佃種矣。乃公言於當道。予以奉祀。生兒童不識字。耕稼魏公莊。古今同慨也。

鄒平滸山灤。灤水匯處。烟波浩淼。中有墨王亭。是從叔祖洞庭象別業。

周侍郎櫟園過之。賦詩見懷云。獨有墨王亭畔水。空明與客憶王郎。墨王見陸友仁研北雜志。

六合李侍郎敬字退菴。順治末。與余及長洲汪荅文。晚南海程周量。則可

論詩京邸。其說甚精。余極愛其五言。如酒醒亭午後。人憶秣陵西。又瓜步新添水。清明遠送行。此例數十句。皆不減古人。辛丑歸田。舟過廣陵。猶與余論詩移晷。未幾病卒。病中自訂平生詩文若干卷。刻之。戒其子。度閣二十年後。乃可印行。今三十餘年矣。余門人吳昺編修。其壻也。屬索諸其子。至再。不可得。今無有知其姓字者矣。余嘗錄二十餘篇於感舊集。將來或不盡湮沒者。意在斯乎。

南海耆舊。屈大均翁山。梁佩蘭藥亭。陳恭尹元孝。齊名。號三君。元孝尤清迥絕俗。其詩如離憂在湘水。古色滿衡陽。帆隨南嶽轉。雁背碧湘飛。映花谿路閉。漱水石根虛。桄榔過雨垂空地。璫瑁乘潮上古城。家山小別吟兼夢。水驛多情浪與風之類。皆得唐人三昧。而平生游跡不出嶺南。故知之者較少於屈梁。尤工書法。嘗以端石寄余。手自篆刻云。獨漉所貽。漁洋寶之。獨漉元孝別號也。

弇州云。嘗見皇甫少玄百泉兄弟論詩。五言以猿啼洞庭樹。人在木蘭舟爲極則。二句乃晚唐馬戴詩。

予所居小圃石帆亭南。有池曰春草。一日集子弟羣從賦詩。弟士驪慢亭。有天際星河倒入池之句。予甚激賞之。

杜茶邨濬。初名詔先。黃岡人。僑居金陵。貧甚。屢客廣陵。甲辰人日大雪。時方鎖印無事。余造訪之。清言竟日。乙巳七夕。余北上京師。諸人祖於禪智寺。卽席賦五言。茶邨有句云。記逢人日雪。造我吟窮愁。謂此也。

先大父方伯贈尙書公。年八十餘。親教諸孫。頗及聲律之學。從叔祖洞

庭先生善草書。尤喜飲酒。一日置酒邀之。醉後顛墨淋漓。公顧諸孫命對云。醉愛羲之蹟。余時年十一歲。輒應聲曰。閒吟白也詩。公及洞庭先生皆大喜。賜畫扇二。

西山盧師巖有無名氏題詩云。山僧汲空潭。驚起二龍子。十里雲濛濛。三日雨不止。

陸圻字麗京。號講山。武林耆宿。爲西泠十子之冠。晚年遠遊不歸。或云在嶺南爲僧。釋名今龍。或云隱武當爲道士。終莫得而詳也。洪昇昉思答人絕句云。君問西泠陸講山。飄然一鉢竟忘還。乘雲或化孤飛鶴。來往天台雁宕間。

近日釋子詩。以滇南讀徹蒼雪爲第一。如一夜花開湖上路。半春家在雪中山。如亂流落葉聲兼下。聽徹寒扉不上關。皆警句。其弟子某亦有句云。鳥啼殘雪樹。人語夕陽山。

盤山釋智朴有詩名。余在京師日。曾定其集。嘗有句云。木蛇鱗甲異。俊鷄羽毛青。亦未經人道語。與洪昇聯句云。蒼松亂插連雲石。石上苔痕

虎行跡。朴拄杖來從飛鳥邊。下視蒼茫遠烟碧。昇昇客武康有句云。林

月前後入谿花春夏開。余亦嘗刪定其集云。

雲南有地名板橋。升庵題句云。還如謝朓宣城路。南浦新林向板橋。曹

能始

學

板橋詩云。兩岸人家映柳條。元暉遺跡草蕭蕭。曾爲一夜青山

客。未得無情過板橋。汴梁西三十里有板橋。是白樂天題詩處。

閩清林初文。章孝廉。古度之父也。嘗有送人詩云。不待東風不待潮。渡

江十里九停橈。不知今夜秦淮水。送到揚州第幾橋。以示梅禹金。鼎禹

金激賞之。宣城有老儒丘華林。嘗以詩質禹金。但爲分句讀而已。見之

大恚。曰。林詩二十八字。正得二十八圈。吾詩字數。不啻倍之。乃不得一

圈耶。聞者笑之。

同年祁珊洲。友文。東莞人。爲廬江令。有詩云。一夜東風吹雨過。滿江新水

長魚蝦。余深喜之。戲呼爲祁魚蝦。祁作色而怒。余笑謝曰。兄勿怒。此自

有例。祁問何例。余曰。兄不聞梅河豚耶。祁乃失笑而罷。

三朝北盟會編。載徽宗北狩。至定武。金人高會擊毬。請帝賦詩。曰。錦裘

駿馬曉棚分。一點星馳百騎奔。奪得頭籌須正過。休令棹撥入斜門。揮
塵餘話載道君。禪祀禮成再賜太師暹字韻詩云。歸問雪中誰詠絮。冥
搜花底自巡簷。佳句也。

鄒平長白山醴泉寺。卽范文正公畫粥處。四山環合。一谿帶縈。谿上有
范公祠。祠中多前代石刻。有嘉靖十三年。崧少山人張鯤八絕句。最佳。
節錄於左。危閣烟霞出。峯簷麋鹿來。春泉落西澗。聲繞讀書臺。風畫谿
楊色。煙春巖蕙香。人言背絕壑。纔是上書堂。山護埋金窟。泉通畫粥厨。
傳鏡衣鉢在。曾伴老龍圖。靈刹群峯合。名祠半日游。難逢浮海術。易集
下山愁。鯤。河南鈞州人。詩名不甚著。而詩之工如此。

姜白石詩說云。僻事實用。熟事虛用。學有餘而約以用之。善用事者也。
意有餘而約以盡之。善措辭者也。句中無餘字。篇中無長語。非善之善
者也。句中有餘味。篇中有餘意。善之善者也。始於意格。成於句字。詩有
四種高妙。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三曰想高妙。四曰自然高妙。一篇
全在結句。如截奔馬。辭意俱盡。如臨水送將歸。辭盡意不盡。若夫意盡

辭不盡。剡谿歸權是也。辭意俱不盡。溫伯雪子是也。一家之言。自有一家風味。如樂之二十四調。各有韻聲。乃是歸宿處。撫仿者。語雖似之。韻則亡矣。右論詩未到嚴滄浪。頗亦足參微言。溫伯雪子曰擊而道存見莊子田子方篇

莊子。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損而立。舐筆和墨。有一史後至。僮僮然不趨受損。不立之舍。使視之。則解衣盤礴。羸君曰。可矣。此真畫者也。詩文須悟此旨。

越處女與勾踐論劍術。曰。妾非受於人也。而忽自有之。司馬相如答盛覽曰。賦家之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雲門禪師曰。汝等不記已語。反記吾語。異日稗販我耶。數語皆詩家三昧。

長洲尤悔菴侗。工樂府。蚤歲作讀離騷諸傳奇。流聞禁中。遂達世祖御覽。歎爲才子。後龍馭升遐。尤自北平罷歸。余寄詩曰。南苑西風御水流。殿前無復按梁州。飄零法曲人間徧。誰付當年菊部頭。尤爲泣下。

宋景文筆記。詩蕭蕭馬鳴。悠悠旆旌。顏之推愛之。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謝玄愛之。訂謨定命。遠猶辰告。安石以爲佳語。

又云左太沖詩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使人飄飄有世表意不減嵇叔夜目送飛鴻之語

又云莊生曰送君者皆自厓而返君自此遠矣讀至此令人蕭寥有遺世之意

余因思詩三百篇真如化工之肖物如燕燕之傷別籊籊竹竿之思歸蒹葭蒼蒼之懷人小戎之典制碩人次章寫美人之姚冶七月次章寫春陽之明麗而終以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東山之三章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歎于室四章之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寫閨閣之致遠歸之情遂爲六朝唐人之祖無羊之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蓺何笠或負其餼麾之以肱畢來旣升字字寫生恐史道碩戴嵩畫手未能如此極妍盡態也

謝公問王子猷云何七言詩答曰昂昂若千里之駒汎汎若水中之鳧二語已盡歌行之妙是時七言作者未盛子猷又不以詩名而其言如此

汪鈍翁與余順治末稱詩都下。忝齊名之目。鈍翁有詩云。俠少場中同結駟。郎官隊裏各題詩。恥居王後吾何敢。願作雲龍上下隨。

江行看晚霞。最是妙境。余嘗阻風小孤三日。看晚霞極妍盡態。頓忘留

滯之苦。雖舟人告米盡。不恤也。賦三絕句云。彭澤縣前風倒吹。三朝休

怨隋帆遲。餘霞散綺激江練。滿眼青山小謝詩。白浪空江斷去人。連朝

風色起青蘋。小孤山外紅霞影。定子當筵別是春。瀟瀟寒雨暗潯陽。日

日江潮過馬當。東望滄溟天萬里。乘風欲渡赤城梁。

建安徐叟又橫。年八十。介其友鄭山公侍郎。以詩求余序。滁州嚴叟治

項。字素臣。年八十五。介余門人吳翰林昂。以其稗言集求余點定。皆云

待此蓋棺。計其年。今皆餘九十矣。書之以無負其數千里諉誣之意。

朱震字悔人。楚潛江人。詩特工五言。嘗為余作齋前花木六詠。最佳。昔

王筠為沈約賦郊居十詠。約曰。此詩指物呈形。無假題署。今之視昔。殆

為過之。官石泉令。卒於蜀。甚可惜也。

蕭子顯云。登高極目。臨水送歸。蚤雁初鶯。花開葉落。有來斯應。每不能

已。須其自來，不以力構。王士源序孟浩然詩云：每有製作，佇興而就。余生平服膺此言，故未嘗爲人強作，亦不耐爲和韻詩也。

施愚山游嵩山詩云：翠屏橫少室，明月正中峯。十字令人學，結不盡。

臨朐馮文毅溥題漢文帝幸代圖云：漢帝當年歌大風，歡留父老樂融融。

誰知將相調和後，更有君王謙賞同。每飯未嘗忘鉅鹿，故居猶自念新豐。旌旗十萬雲中駕，休擬登臺出塞雄。

馮氏自閩山先生裕起家進士，以詩名海岱間，有四子，惟健、惟重、惟敏。

惟訥皆有詩名，惟敏兼工詞曲，惟訥纂古詩紀，風雅廣逸諸書，有功藝苑。惟重之孫則文敏公琦也。萬歷中以經術推重館閣，文毅則惟訥之玄孫云。

謝康樂石門詩凡二，其一則登石門最高頂，所謂晨策尋絕壁，夕息在山棲者，永嘉之石門也。其一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迴谿石瀨，所謂躋險築幽居，披雲臥石門者，匡廬之石門也。桑喬廬山紀事最稱簡核，然取前一首誤矣。

之神韻
神韻

香鑪峰在東林寺東南下卽白樂天草堂故址峰不甚高而江文通從
冠軍建平王登香鑪峰詩云日落長沙渚層陰萬里生長沙去廬山二
千餘里香鑪何緣見之孟浩然下贛石詩暝帆何處泊遙指落星灣落
星在南康府去贛亦千餘里順流乘風卽非一日可達古人詩祇取興
會超妙不似後人章句但作記里鼓也

張吏部公選九微先生題余過江集云筆墨之外自具性情登覽之餘別
深寄託

余有寄懷錢塘吳寶厓陳二絕句云競說仙人萼綠華紫金跳脫降羊

家苧蘿溪上春無主一代紅顏獨浣紗紫陌紛紛看牡丹車如流水從

去聲金鞍那知冰雪西谿路猶有梅花耐歲寒寶厓因屬禹尙基之寫西

谿梅雪圖

吾郡楊太宰夢山先生魏五言冲古淡泊在高子業季孟閒如遠道令

人愁况近單于壘秋風入雁門羽書日三至微微霽景流天壤色俱素

鄉心生塞草世事入秋風風雨樓煩國關山李牧祠閒將流水引夢與

古人居。雨響殘秋地。城分不夜天。石古苔生徧。泉香麝過餘。皆逼古作。
鄧州彭禹峰方伯。而述雄豪磊落。陳同父一流人也。詩多軍中之作。如戰
壘荒城蒙段外。華風邊月漢唐年。白露蠻江凋木葉。黃沙羯鼓下營州。
千盤路吐檳榔隕。一線天開玳瑁池。此例數十句。皆有磨盾橫槩之風。

余曾寄勸諭吳寶里。一線天。玳瑁池。人。寶里。余曾寄勸諭吳寶里。一線天。玳瑁池。人。寶里。余曾寄勸諭吳寶里。一線天。玳瑁池。人。寶里。

如吏猶公。于。中。余曾寄勸諭吳寶里。一線天。玳瑁池。人。寶里。余曾寄勸諭吳寶里。一線天。玳瑁池。人。寶里。

亦南。于。于。余曾寄勸諭吳寶里。一線天。玳瑁池。人。寶里。余曾寄勸諭吳寶里。一線天。玳瑁池。人。寶里。

平王。于。于。余曾寄勸諭吳寶里。一線天。玳瑁池。人。寶里。余曾寄勸諭吳寶里。一線天。玳瑁池。人。寶里。

漁洋詩話卷中

濟南王貽上撰

無錫丁福保訂

三原王端毅公遺事載公巡撫三吳時題一寺壁云彩鷄西飛日未斜江村兩岸有人家吉祥寺裏梅千樹不到春來不著花亦宋文貞梅花賦之比

祖詠試終南望餘雪詩云終南陰嶺秀積雪浮雲端林表明霽色城中增暮寒四句卽納卷或詰之詠曰意盡闔濟美試天津橋望洛城殘雪詩只作得廿字云新霽洛城端千家積雪寒未收清禁色偏向上陽殘主司覽之稱賞再三遂唱過二事絕相類題韻皆同

僧澄翰字郢子濟甯人工詩有絕句云昨宵初罷上元燈又欲看山向秣陵騎馬乘船都不會飄然誰識六朝僧爲時所稱

天啟初潁川張遠度買田潁南之中村地多桃花林一日携榼獨游見耕而歌者徘徊曠間聽之皆杜詩也遂呼與語耕者自言王姓名清臣

舊有田。畏徭役。盡委諸其族。今爲人傭耕。少曾讀書。有客遺一冊於其舍者。卷無首尾。讀而愛之。故嘗歌。亦不知杜甫爲何人也。異日。遠度過其廬。見舊歷背。煤字漫滅。乃燒細枝爲筆所書。皆所作詩。後經亂。不知所在。張獨記其一篇云。人生如汎梗。飄飄殊無根。飲啄得幾許。營營晨與昏。對此春日好。荷鋤出南原。近觀草色敷。靜聽鳥語繁。諸有弄化本。雜沓呈眞元。曉然似供我。甯不倒清樽。有身貴適意。窮達安足論。此亦杜五郎之流歟。

丹鉛錄。極稱唐劉綺莊。桂楫木蘭舟。楓江竹箭流。一篇。其詩果不減太白。升庵博雅。亦未詳綺莊何許人也。按吳中人物志。劉綺莊。崑山尉。研窮古今。博考傳記。作類書一百卷。號崑山編。其平生著作最夥。而所傳止此一詩。可惜也。

陳戶部子文奕詩云。斜日一川沂水北。秋山萬點益門西。未入蜀。不知其寫景之妙。

上谷旅店壁。或題二句云。一劍有餘魏武帝。百身難贖楚懷王。書甚奇。

勁而不知所謂。

宋牧仲學中丞嘗於淮北旅舍見二絕句云橫笛何人夜倚樓小庭月色近中秋涼風吹墮雙梧影滿地碧雲如水流渺渺孤城白水環舳艫人語夕陽閒林梢一抹青如畫知是淮流轉處山中丞題其後云新詩寫向黃泥壁未許人間識姓名二詩大似北宋名家

東粵詩自屈程梁陳之外又有王邦畿說作王鳴雷震生陳子升喬生伍瑞隆鐵山數人皆有可傳說作句如雲低滄海樹潮上夕陽城曙色寒山外秋風古渡前殊近錢劉又有絕句云昨冬歸去今春信言是端陽入楚山吟取荊州舊時事洞庭秋盡客應還喬生昔昔鹽云鴛鴦樓外烏欲棲玳瑁梁間燕吐泥月暈圓隨漢東嶧天河傾向汝南雞萬方儀態華鐙出一笑橫陳翠帳低愁見曉鴻征塞北不知天將定遼西南中塞下曲云膠寒竹箭猶揚越笛散梅花已漢關小月陣前雲出海骨都營外火連山江邊玉帳樓船度馬上金錢御府頒百尺高臺兩銅柱漢家何日拓南蠻頗似楊用修格調

重易農侍御文題井陘淮陰侯祠云。春雨王孫草。靈風古木叢。

始興江口有三楓亭。梁范雲遺跡也。余以甲子使粵過之。題詩云。二月

一日春態閒。桃花欲落鳥緜蠻。回頭不識中原路。人在三楓五渡間。又

廣州六榕寺。猶是坡公題榜。

從伯文玉與工豔體詩。所著有籠鵝館集。無題云。二十五年將就木。一

千里路不通書。梵梵白兔東西顧。恰恰黃鸝四五聲。通德每宵談秘事。

清娛隨處品名山。皆工。

蔣修撰虎臣超順治丁亥及第。不樂仕進。自言前身峨眉老僧也。後竟

歿於蜀。嘗題金陵舊院云。錦繡歌殘翠黛塵。樓臺已盡曲池湮。荒園一

種瓢兒菜。獨占秦淮舊日春。

真定神女樓。昔趙武靈王夢神女於此。令羣下賦詠之。此乃真夢。非如

宋玉微辭。而古今罕知者。余庚子丙子屢過之。賦詩云。神女樓空雁塞

孤。照眉池涸半寒蕪。邯鄲賓客皆能賦。誰似朝雲楚大夫。

或問詩工於發端。如何應之。曰。如謝宣城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杜

于發端

※

工部帶甲滿天地。胡爲君遠行。王右丞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滑城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高。常侍將軍族。貴兵且強。漢家已是渾邪王。老杜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爲庶爲清門。是也。

曲周劉半舫尙書

榮嗣

詩雅有清裁。盧侍御德水

世雅

亟稱之。題蘭亭卷云。

山淺圍青甸。泉芳更曲流。永和之上已。逸少以千秋。余夙昔喜誦之。不以虛字損其佳也。

律句有神韻天然。不可湊泊者。如高季迪白下有山皆繞郭。清明無客不思家。曹能始春光白下無多日。夜月黃河第幾灣。李太虛節過白露猶餘熱。秋到黃州始解涼。程孟陽瓜步江空微有樹。秣陵天遠不宜秋。是也。余昔登燕子磯有句云。吳楚青蒼分極浦。江山平遠入新秋。或庶幾爾。

安磐字松谿。蜀嘉定州人。正德時爲給事中。以諫南巡廷杖。余登凌雲石壁刻詩最多。惟松谿四絕句甚工。記其二云。青衣江上水溶溶。隔岸遙聞戒夜鐘。暫借竹牀聽梵放。月華初到第三峯。林竹斑斑日上遲。鳥

啼花暝暮春時。青衣不是蒼梧野。却有峨眉望九疑。蓋峨眉三峰。正直
凌雲九峰之西。中隔三江。至其地。知其詩之工也。余嘉州竹枝云。分取
三江作明鏡。鏡中各自照蛾眉。

南城陳伯璣

允衡

清羸如不勝衣。雙瞳碧色最工五言。如寒日明孤城。斜

風下飛鳥。籃輿望歸鳥。日暮空城曲。疎鐘荒寺在。淡月空牀得。此類數
十句。皆王韋門庭中語也。伯璣食貧。旅寓白門。而好表章故人遺書。所
選婁堅子柔。徐世溥。巨源。古文尤爲不苟。後歸南昌。歿於東湖。

徐波元嘆。晚居天池。落木菴。虞山宗伯錢公寄詩云。皇天老眼慰蹉跎。
七十年華小劫過。天寶貞元詞客盡。江東留得一徐波。自云喜登陟。而
筋力遽衰。未廢吟詩。而發言莫賞。又作落木菴記云。崇禎癸酉。與竟陵
譚友夏。在其弟服膺署中。曉起盥漱。見余白髮盈梳。曰。子從此別。計必
住山。請擇嘉名。以名其居。服膺出幅紙。請作擘窠大字。友夏爲書落木
菴。今三字。揭諸菴門。松栝數株。撐風蔽日。元冬霜月。蕭蕭而下。雙童縛
帚。掃除不給。齋厨爨煙。皆從此出。事之前定如此。亂後寄楚僧寒碧云。

楚鬼微吟上峽謠中元法食可相招憑師爲警興亡恨雨打秋墳骨亦銷此詩爲鍾譚作也

近日下僚中往往多文士婁縣丞施鴻字則威邵武人著史測十卷江都主簿馬之驩字旻徠雄縣人撰詩防後補壽張簿又撰張秋志泰州同知趙三麒字乾符韓城人有詩云虞帝昔南巡不見南巡跡但餘此墓旁一片瀟湘石余在廣陵常詫客曰吾衙官屈宋矣

先兄西樵嘗云合肥龔尙書流水青山送六朝才子語陽羨陳其年浪擁前朝去英雄語

宋牧仲太宰巡撫江南日夢余屬賦洞庭雁云岸闊水無際月明春雁翔徘徊念儔侶清影落瀟湘余報書曰此又一鮑孤雁也

今廣元縣唐利州也武后生於此嘉陵江岸皇澤寺有石像乃是一比丘尼余過之戲題詩云鏡殿春深往事空嘉陵禍水恨難窮曾聞奪塔瑤光寺持較金輪恐未工蓋用洛陽伽藍記瑤光寺尼工奪塔之語以謔之昔聞過乾陵作譏刺謔浪語輒有風雷之異乃是日嘉陵風平浪

靜老狐何靈於乾州而不靈於利州耶。

或題江陵相故宅壁云。恩怨盡時方論定。封疆危日見才難。

茶譜載胡釘鉸居白蘋洲。鄰有古冢。茶飲必酌之。忽夢一丈夫曰。我柳文暢。感子茗惠。教子爲詩。自是遂工吟咏。余嘗戲謂柳文暢詩派。乃傳釘鉸耶。然釘鉸詩。載洪文敏萬首絕句者。實不劣也。或謂居鄭圃。夢列子教之。見雲溪友議。

吾郡海豐楊太宰夢山巍先生。存家稿八卷。余刪定爲三卷。刻於京師。謂其五言簡古得陶體。五言近體聲希味淡。固是閒代清律。明作者自高蘇門之外。未見其比。

粵王臺。枕廣州北城。有呼鸞道故蹟。女墻間皆木絲。花時紅照天外。亦奇觀也。余甲子祭告入粵。屢游之。賦詩云。歌舞岡前輦路微。昌華故苑想依稀。劉郎去作降王長。斜日紅絲作絮飛。

東阿魚山。是陳思王聞梵處。冢墓在焉。卽瓠子歌之吾山也。又有神女智瓊祠。余題絕句云。雲車入洛幾時還。松桂淒涼滿舊山。歌罷迎神送

神曲山青無際水潺湲。王摩詰有魚山神女祠歌。

二喬宅在潛山縣。近三祖山。故山谷詩云。松竹二喬宅。雪雲三祖山。今遺址爲彰法寺。余甲子過之。有詩云。修眉細細寫春山。疎竹泠泠響佩環。霸氣江東久銷歇。空留初地在人間。

王介甫唐百家詩。宋牧仲尚書從常熟毛扈得古本刻之。余閱一過。寄牧仲書云。百家選古物自可寶惜。然去取大謬。謂爲佳選。則未敢聞命。其書載王建詩多至兩卷。不啻數百篇。而王楊沈宋陳子昂張燕公張曲江王右丞韋蘇州劉賓客諸大家。不錄一首。若謂宋次道家無此數十家文集。何以謂之藏書家。若有之。而一字不入選。尙得爲有目人耶。後閱嚴滄浪詩話。已先余言之。安石一生相業。所謂好惡拂人之性。此選亦然。

黃州葉井叔。封順治己亥進士。仕爲延平府推官。改登封令。遷兵馬司指揮。初以詩介其宗人。詎菴方質。余曰。君之詩未也。惟嵩山詩足傳耳。爲序其嵩陽集刻之。後以博學宏詞薦。不見收。自楚屢寄新詩。求余

刪定其郢中懷古二十首。殆無一字不佳。銓授工部主事。未上而卒。
新安吳兆。非熊。程嘉燧。孟陽。皆以布衣稱詩。有名萬歷。啟禎間。吳五言。
學謝朓。何遜。程七言律。最多名句。七言絕句尤佳。門人汪扶晨。徵遠。汪
子鼎。洪度。請余選定。爲新安二布衣詩。二君之後。當以石湖邢昉爲第
一。門人孫郎中謙。請余定其全詩。因循未果。而江南已有刻本。然未經
刊定。余至今以爲憾。

五代時。吳越文物。不及南唐西蜀之盛。而武肅王寄妃書云。陌上花開。
可緩緩歸矣。二語豔稱千古。東坡又演爲陌上花云。陌上花開胡蝶飛。
江山猶是昔人非。遺民幾度垂垂老。游女還歌緩緩歸。生前富貴草頭
露。身後風流陌上花。已作遲遲君去魯。猶歌緩緩妾歸家。晁無咎亦和
八首。有云。娘子歌傳樂府悲。當年陌上看芳菲。曼聲更緩何妨緩。莫似
東風火急歸。荆王夢罷已春歸。陌上花隨暮雨飛。却喚江船人不識。杜
秋紅淚滿羅衣。二公詩皆絕唱。入樂府。卽小秦王調也。

東坡濟南詩云。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輕。使君莫忘雲谿女。

時作陽關腸斷聲。亦小秦王調也。注蘇者誤以爲孟嘉落帽之龍山。不思彼在姑孰。與濟南何涉。注家之可笑如此。

沂水高平仲中丞

名衡

崇禎辛未進士。官河南巡撫。歸殉壬午之難。初登

第。觀政京師。製衣一稱寄內。自畫花卉其上。凡二十六種。作三十二叢。花之左右前後。各題絕句詩。凡八首。張杞園貞待詔。作畫衣記。詩略載於此。對月偏成憶。臨風更有思。鄉心無可寄。聊寫最嬌枝。花枝嬌且妍。置之在懷袖。好記花枝新。憐取衣裳舊。輕襦畫折枝。悠然感我思。畫時腸已斷。著時心自知。霧縠偏宜暑。冰綃迥出塵。著時憐百朶。應憶畫眉人。客邸長安一事無。晝長人靜影形孤。閒將一段鵝谿絹。寫作名花百種圖。

邵陽王幼華

且又

才最高。初爲詩。趨古澹。後變而之雄放。自潛江令入爲

給事中。乃歛才就法。七言古五言今體。多可傳。游太華羅浮詩。尤爲警策。五言如月明飛夜鶻。江靜抱嘉魚。風烟盤赤壁。波浪下黃牛。此句亦古人所少。

坡詩。萋萋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非但風韻之妙。蓋河豚食蒿
盧則肥。亦如梅聖俞之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無一字泛設也。

吳岳東十里縣頭鎮。古吳山縣也。有元縣令丁帶十詩。極似姚合武功
雜詠。而人無知者。余丙子奉命祭告。過之。錄其半以傳云。瀟灑吳山縣。
岡巒繞四圍。官卑新令尹。邑古舊隄糜。趣有陶彭澤。才非陸浚儀。折腰
身體重。歎適兩相宜。○瀟灑吳山縣。居民近百家。孤城連阜起。小市枕
谿斜。土潤宜栽竹。泉甘好試茶。公餘無一事。何處息紛華。○瀟灑吳山
縣。巖居共幾層。風清聞遠笛。月黑見孤鐙。酒釀南谿水。琴邀北閣僧。城
隅修檻穩。衙退晚來凭。○瀟灑吳山縣。庭虛夏亦涼。奇雲藏峻嶽。木葉
暗稠桑。種稻連荆箔。分泉過石堂。不知關塞近。風物滿西鄉。○瀟灑吳
山縣。雲峯信有餘。地偏長畏虎。水急不生魚。夢去游鄉國。愁來厭簿書。
拂衣空有願。何日賦歸與。

余撰浯谿考。頗搜奇秘。如李清照二長句。得之陳士業寒夜錄。此從來
所未習見者。近又從石門文字禪。得洪覺範二長句。亦前所未睹。若唐

蔡京五言近在耳目之前而反遺之殊自笑其疎也

余最愛范德機雨止修竹間流螢夜深至兩句少時曾擬作一聯云螢
火出深碧池荷聞暗香按元吳師道禮部集云聞諸危太僕秋夜與先
生微步山中得此句喜甚且曰句太幽殆類鬼語須以他語映帶之乃
足成此篇觀衆仲此跋知至寶當前識者無不能辨之也

余少客秦淮作秦淮雜詩二十餘首陳其年詩兩行小史豔神仙爭寫
君侯腸斷句謂此也又在真州作絕句云好是日斜風定後半江紅樹
賣鱖魚又濛濛夕照開棠邑葉葉風帆下建康又摘星樓閣浮雲裏一
傍危欄望楚江又綠楊城郭是揚州江淮間多寫爲圖書後入蜀行夾
江道中望峨眉三峰在烟雨空濛中賦詩云沈黎東上古犍爲紅樹蒼
藤竹亞枝騎馬青衣江上路一天風雨望峨眉及入粵大雪行潛山唐
婆嶺卽事賦詩云皖公山色望迢遙皖水清冷不上潮青笠紅衫風雪
裏一林楓柏馬蕭蕭常欲令畫師爲寫二圖未果每以爲憾

東坡送李孝博之嶺表詩石刻在蜀岡禪智寺斷仆已久而字畫幸無

刳缺。余訪之。出諸榛莽間。緘以鐵。會重修禪智三峯。碩揆禪師來爲住持。屬陷石方丈壁間。所謂新苗未沒鶴。老葉初翳蟬者也。余次韻亦刻一石。汪鈍翁詩。鶴影蟬聲野徑長。髯翁遺墨冷斜陽。游人盡說迷樓好。誰訪殘碑到蜀岡。

內兄張蕭亭。實居鄒平少保忠定公孫也。家有湄園。擅邱壑之趣。今蕪矣。常有詩云。桃花乍放柳初生。葉底春禽送好聲。人在西園山翠裏。斜風細雨度清明。余刻其詩四卷。

巫峽中神女廟。在筮篨山麓。茅茨三間。而神像幽閒。婉孌可觀。其西卽高唐觀也。余壬子過之。賦詩云。筮篨山下路。遺廟問朝雲。冠古才難並。流波日易曛。玉顏空寂寞。山翠日氤氳。西望章華晚。含情尙爲君。

余在廣陵五年。多布衣交。甲辰內遷。乙巳七夕。諸詩老送別禪智寺。孫豹人詩枝有句云。欲問忘情老。何名共命禽。難言無所住。齊有淚盈襟。

門人陸次公。輅常熟人。自恩縣令。遷判撫州。重建玉茗堂於故址。半載挂冠。堂適落成。大會府僚及士大夫。出吳兒演牡丹亭劇二日。解纜去。

自賦四詩紀事。江以南和者甚衆。余在京師。寄詩云。落花如夢草如茵。弔古臨川正暮春。玉茗又開風景地。丹青長憶綺羅人。瞿唐迴櫂三生石。迦葉聞箏累劫身。酒罷江亭帆已遠。歌聲猶繞畫梁塵。

高念東少宰。都門清明送客云。故園小圃又東風。杏子櫻桃次第紅。明日清明門外路。清明消遣馬蹄中。

李東白京山人。工詩。隱於衣工。李本甯尙書兄弟皆與之游。登黃鶴樓云。鄂渚荻花沿岸白。漢陽楓樹隔江紅。後舟過雲夢。哦詩船頭一笑赴水死。

蕭詩。字中素。華亭人。隱於木工。博學善詩。其警句云。遼海吞邊月。長城鎖亂山。山寺落梅傷別易。天涯芳草寄愁難。從學者甚衆。而執藝事如故。

金陵黃九煙。

周星

客嘉善。有負擔者。過市。口吟哦不絕。揖而問之。答曰。崔

姓。名金友。適偶得句耳。徐出其詩一卷。五言云。水闊天垂遠。花深月到遲。七言云。因風去住憐黃蝶。與世浮沈笑白鷗。吟思白社傾家釀。坐對

青山讀異書黃遂與之定交如平生云。

宜興任葵尊

弘嘉

爲御史疏定朝服等級三品以上乃得衣貂及舍利孫。

一日冬夜入朝寒甚梅桐厓總憲錫時爲大理少卿以四品不得衣貂。

余戲爲口號贈之云京堂銓翰兩衙門齊脫貂裘舍利孫昨夜五更寒。

透骨滿朝誰不怨葵尊趙玉峰少宰見之笑曰公詩大佳正難其落韻。

之穩耳鈕玉樵瑋觚賸載之而不知爲余作也。

白樂天自寫其集三本一置東都聖善寺一置廬山東林寺一置蘇州

南禪院自云願以今生世俗文字之因轉爲來世讚佛乘轉法輪之緣。

余昔亦嘗以漁洋集一本付楚雲師藏之南嶽一本付拙菴師藏之盤

山昨門人劉翰林大乙

青

言欲以八分手書余正續集藏之嵩山少林

寺亦香山居士後一段佳話。

世人謂宋初學西崑體有楊文公錢思公劉子儀而不知其後更有文

忠烈趙清獻

林胡文恭

宿

三家其工麗妍妙不減前人今所傳西崑倡

和集則丁謂諸人也潞公以功名清獻以清直著聞而詩格殊不類亦

一奇也。

金陵瑣事云。神樓乃劉南坦尙書製爲修煉者。用竹篾編成。懸於屋梁。僅可弓臥。其上下收放之機。皆自握之。不煩他人。如陶靖節籃輿之類。文徵仲爲寫神樓圖。諸詞人多詠之。皆不得其旨。余按虞山列朝詩傳。劉清惠好樓居。而力不能構。文徵仲作神樓圖以遺之。楊升菴後神樓曲序。亦云然。皆所謂不得其旨者也。

古今來詩佳而名不著者多矣。非得有心人及操當代文柄者。表而出之。與煙草同腐者何限。宋歐陽文忠謫夷陵。許州法曹謝伯初景山。以詩送之云。長官衫色江波綠。學士才華蜀錦張。下國難留金馬客。新詩傳與竹枝孃。明岳文肅正外謫。欽天監博士馬軾送以詩云。五嶺瘴高煙蔽日。兩孤雲濕雨鳴秋。又云。祭罷鱷魚歸去晚。刺桐花外月如鉤。使當時專門名家。操觚腐毫。未必能道也。

先兄西樵。和余秋柳句云。折來玉手曾三月。種向金城更幾年。徐東癡夜和云。爲計使人西去日。不堪流涕北征年。仲兄禮吉士禱。弔潞府故宮。

云不知何處忘憂館。宮柳依依似漢年。三押年字皆工。

李退菴侍郎有讀水經注憶洞庭一篇極佳。余和之云。楚望經時入渺冥。岳陽樓上數峰青。曾臨南極浮湘水。坐對西風憶洞庭。斑竹想從春後長。落梅猶向笛中聽。新詩吟罷愁多少。腸斷當年帝子靈。一時和者甚衆。叔兄叔子士祐詩云。相思何處折芳馨。望斷黃陵舊日亭。秋水依稀聞落葉。楚天髣髴見揚靈。洲邊子戍三春綠。樓外君山一帶青。太息雲中君在否。不堪重問道元經。

高念東侍郎祭告南嶽詩多佳。略取其五言絕句數首於此。行人到武昌。已作半塗喜。那識武昌南。煙水五千里。兩岸層層嶂。孤城面面山。橫襟憑一葉。睥睨洞庭間。未入衡州郭。先見衡州城。城門垂薜荔。大抵似巴陵。綠淨不可唾。此語足千古。天水澹相涵。中有數聲鷺。花放不知名。稻秀猶能長。芳草隱清流。但聽清流響。幾月舟行久。今朝倦眼開。萬峰飛舞處。一片大江來。南嶽雲中盡。東流海上忙。他年圖畫裏。著我在瀟湘。

劉勰文心雕龍論晉宋間詩云莊老浩退山水方滋余取其語以序宋
牧仲太宰詩牧仲遂鑄小印曰山水方滋

冶源在臨朐縣西南水竹勝絕世爲馮氏別業酈注所謂水色澄明而
清冷特異桂筍尋阪輕舟委浪是焉棲寄實可憑襟今有憑襟亭司馬
文正記劉槩孟節隱野原蓋不考證之誤

龔勗字克懋章邱人少貧爲人牧豕三十始補諸生時縣人李太常

袁西樓崇方尙金元詞曲勗獨與歷下李于鱗殷正甫輩以詩古文相

倡和終開平衛教授華鼈字空塵亦章邱人祖珩御史鰲工詩善畫有
句云秋老留紅葉風輕轉白蘋愛此疎林月兼之一磬清雨霽聞啼鳥
風停數落花與李滄溟楊夢山相倡和姓名亦見楊升菴集

安邱馬長春三如順治丙戌舉人與從弟進士澄源思齊名三如有句
云山田高于屋牛在屋上耕可謂善寫難狀之景造語不減馬第伯封
禪儀記源思詠白丁香云坐覺人顏澹開憐春日長亦工

長山劉孔和節之相國青岳先生鴻子爲詩豪邁雄放有東坡放翁之

風明末率義旅南渡。劉澤清忌而殺之。有日損堂集。一代奇才也。題趙松雪宮女啜茗圖云。秋宮肅肅古衣裳。靜女無愁黛亦蒼。不點疎螢和月色。絹頭已作百年涼。佳山遺恨捲黃沙。彩筆王孫弗憶家。忍向卷中摹舊事。直須羞煞後庭花。聽小史燕子彈琴云。高梧修竹曉沈沈。侍子垂簾拂素琴。聽盡明光三十段。碧池涼雨一時深。

王遵坦字太平。益都人。太僕少卿。帶如深子。博雅嗜古。詩學楊用修。源本樂府。與劉公子節之倡和。齊名。有願學齋集。題項王本紀云。英雄竟以成敗論。嗟哉帝王豈有真。亞父不用乃考終。淮陰逃死未央宮。是知仁與不仁異。楚亡漢王亦細事。垓下何必更悲歌。虞兮呂兮較若何。詠古玉鏡子云。世間銅臭久塵埋。圓璧千年出洛街。曉步想隨雙鳳珮。晚妝應照九鸞釵。微茫斑駁雲生面。錯落光明月入懷。最好瓊樓伴仙子。素娥斜捧上瑤階。南渡依劉澤清。澤清既殺劉節之。王遂北走歸國。隨肅王定蜀。署四川巡撫。卒於園中。

王若之字湘客。益都人。父基。明戶部尚書。若之以父任。歷官河南參議。

性嗜古。南渡避地姑孰。圖書鼎彝之屬。尚兼兩。後死金陵。若之風神清
映。如晉宋間人。工詩及尺牘。金陵見月云。玉宇流孤月。清光照雁聲。似
從千里外。寄與故鄉明。山中云。驢背肩似山。笠下眼如海。時見漁樵人。
行歌互相待。江行云。圖書蓑笠載輕舸。兩兩風風去不停。疑是烟波垂
釣者。居然呼吸有樵青。

龔端毅

鼎

送人出塞云。軍中轉粟青天上。使者論功大夏西。

趙韞退觀察

美進

詠楓葉云。郭外西風繞岸斜。長林秋靜有啼鴉。微寒已

入娟娟樹。遠色初分淡淡霞。千里題書臨白雁。重陽疎雨映黃花。洞庭
木葉傷心日。寂寞懷人在水涯。梨花云。暮烟無語更依依。清影含春望
欲稀。疎近瑣窗留月照。寒垂網戶見鶯飛。共停閣外青絲騎。細舞鐙前
白紵衣。莫向後庭歌玉樹。故宮風雨已全非。

徐東癡

夜

春詞云。一層楊柳一層風。五里桃花十里紅。但是出游皆傍

水。逢人多半在城東。青入緗鈎深復深。非關社日亦停鍼。明朝撲蝶南
園會。預辦釵頭鬪草金。當壚小婦太憎生。記折梨花在古城。日出未難

非馬足。暫休不肯是鶯聲。戲馬臺連司馬橋。城門開處馬蕭蕭。君臣游覽飛花盡。惟見秋千入碧霄。一代才華怨落花。西清園內賦新茶。年年指點風流業。猶自垂楊縮暮鴉。

吳天章雙題雲林秋山圖云。經營慘淡意如何。渺渺秋山遠遠波。豈但

穠華謝桃李。空林黃葉亦無多。

顏修來敏光曲阜人。康熙丁未進士。官考功郎中。書法擅一時。於詩亦有

功。清流關云。身騎龍背上青霄。路轉峰迴出麗譙。雨氣全吞幽壑樹。風聲直送大江潮。渡江云。天際揚帆一鳥輕。四邊銀屋海門聲。巨鯨已散扶桑島。却怪神仙兩岸行。長干云。南郭浮屠高出霞。下窺黃屋如金沙。四十門中響空籟。吾將獨步青蓮花。

韓畱字石耕。北平人。徧游吳越名勝。客死平湖。有句云。春愁當二月。酒渴起三更。

胡介字彥遠。錢塘人。布衣食貧。而妻與女皆能詩。順治中游京師。送人南歸云。帆檣楚國羣鳥晚。橘柚吳天一雁晴。介與淮陰丘曙戒升象季貞

隨象 兄弟善

王右丞畫孟襄陽吟詩圖。至今流傳。以爲佳話。宣和御府所藏。又有厲歸眞畫常建冒雪入京圖。蓋當時文人高士。爲世所豔慕如此。

陳伯璣常語余。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妙矣。然亦詩與地肖。故爾。若云南城門外報恩寺。豈不可笑耶。余曰。固然。卽如滿天梅雨。是蘇州。流將春夢過杭州。白日澹幽州。風聲壯岳州。黃雲畫角見并州。淡烟喬木隔緜州。皆詩地相肖。使云白日澹蘇州。流將春夢過幽州。不堪絕倒耶。

馬彧贈韓定辭詩。別後巵嵒山上望。羨君時復見王喬。按顏氏家訓云。柏人城東北有孤山。闕駟九州志。謂卽大麓。世俗呼爲宣務山。余嘗爲趙州佐。同太原王邵。讀柏人城西門內碑。碑是漢桓帝時。爲令徐整所立。銘云。上有巵嵒山。王喬所仙。巵字遂無所出。務字依諸字書。卽旄邱之旄也。入鄴爲魏收道之。收大嘉歎。其作趙州莊嚴寺碑云。巵務之精。謂此也。按此則馬詩當作莫毫反。定辭卽忠獻曾祖行。東坡書此詩。乃

云不知何許人亦失於考據矣。

淄川唐濟武翰林寶夢順治己丑進士官檢討以建言罷歸與高念東侍

郎倡和其詩源出蘇陸社燕云敬瑜詩賦同林鳥合德椒房共命禽細

柳池塘音上下釀花天氣舞晴陰亦袁海叟白燕之比再至金陵云鬢

鬢風柳綠絲偏略似倡條髮覆肩却出秦淮相問訊于今不見已三年

蓮葉田田蓮子稀風翻一片蕩漁磯祗如解制僧初散都著西天壞色

衣答念東云青蘿洞口舊閒吟百遠鳴泉百尺陰便說河豚堪一飽不

應苦筍爲抽簪

洪昇昉思問詩法於施愚山先述余夙昔言詩大指愚山曰子師言詩

如華嚴樓閣彈指卽現又如仙人五城十二樓縹緲俱在天際余卽不

然譬作室者瓴甃木石一一須就平地築起洪曰此禪宗頓漸二義也

粵東有貝多樹余嘗於劉將軍署見之從者誤折一枝余惋惜攜歸使

院植諸階墀值雨一昔而活菁葱可愛余題詩壁間云貝葉無根插短

籬一宵春雨發華滋他年誰續羊城誌記取漁洋手種時今二十餘年

計已成圍矣。

余家舊藏倪雲林畫二軸。其一題云：瀟瀟風雨，麥秋寒。把筆臨摹，強自寬。賴有俞君相慰藉，松肪筍脯勸加餐。其二云：高士江陰許士雍，澗山湖裏泊烟篷。秋來蓴菜鱸魚好，亦欲東乘萬里風。

穀城山好青如黛，滕縣花開白似銀。嘉定李長蘅流芳詩也。余最喜之。甲

子使東粵，往返兩過滕縣，不見一花。賦詩云：薛北滕南幾問津，遠山如畫黛眉新。惟餘底事堪招悵，不見花開白似銀。長蘅畫學雲林，亦是逸品。門人陸生廷燦扶照，近補刻嘉定四君子集。余爲之序，大抵程孟陽之詩，婁子柔之文，長蘅之畫，足稱三絕。

薛行隲少宗伯，所蘊孟縣人。明崇禎戊辰進士。順治初，有詩名於京師。常有句云：千盤少室三花小，九曲河流一帶黃。人多稱之。

余在廣陵衙齋，有鶴十二，每微雨輒矯翮引吭，如得意者。汪茗文琬葉

子吉方藹過揚州，各籠其二歸吳中。汪有贈鶴記，葉有長歌，具載本集。鶴

產通州呂四塲者，觜脰皆綠，傳是仙種也。

青谿故有張麗華小祠。金陵圖經不載。余少時客秦淮。賦雜詩二十餘

首。而獨遺此。因補賦二絕句云。璧月依然瓊樹枯。玉容猶似憶黃奴。過

江。青蓋無消息。寂寞青谿伴小姑。臨春結綺已消沈。遺廟荒涼碧蘚侵。

惟有青谿鳴咽水。千年猶自怨韓擒。唐修隋史書韓擒虎曰韓擒避廟諱也

劍州西郭有小祠。祀鄧艾。余以丙子再入蜀。過之。語州守。改祀姜維。賦

詩示之云。申屠曾毀曹瞞廟。常侍高適還焚董卓祠。劍閣至今思伯約。蜀

巫翻賽棘陽兒。

陳說巖敬廷相國。少與余論詩。獨宗少陵。略記其一云。晉國強天下。秦關

限域中。兵車千乘合。血氣萬方同。紫塞連天險。黃河割地雄。虎狼休縱

逸。父老願從戎。

李丹壑編修青孚故友合肥文定公天韻子。蚤慧。能以詩世其家。然有別才。

如洛陽懷古云。秋來張掾多歸思。事去王郎少宦情。殊有言外意。

宣城諸梅。號多才。瞿山清輯梅氏詩略。余序之。今惟耦長庚在。耦長丁

詩畫。琴谿云。田家桑落酒。風物藥粗魚。落梅云。背城花隴得春遲。凍雀

銜殘尙未知。聞說綠珠堪絕世。我來偏見墜樓時。

杜茶邨滄送人入蜀云。古意淮南葉。他鄉劍外州。不減古作。

龍石樓變中允作瓊花夢傳奇成。招余輩觀之。余酒闌賦八絕句。有白

搯檀痕親顧曲。江東誰似阿龍超之句。獨門人蔣靜山錫仁和云。玉崑崙

碎爲檀超。余讀而歎曰。蔣五此押擅場矣。

鄧孝威儀漢過大庾嶺云。人馬盤空細。煙嵐返照濃。極是畫意。

德州田震字子益。戶侍綸霞弟也。有句云。柔藍浮野岸。澹墨上春鱗。

門人殷彥來慶譽集句贈余云。一時賢士皆從其游。天下文章莫大乎是。

合肥李相國容齋天服闋入都。其壬戌諸門生。已多通顯。置酒新第。翰

林侍讀學士史胄司夔卽席賦詩曰。郎君館閣稱前輩。弟子門牆半列

卿。時比於唐人鸞掖鯉庭之句。

門人湯西厓右光祿題辰龍關云。束馬懸厓險。關門鬱不開。居然橫戟

地。曾此挂弓回。浩蕩妖星落。蒼茫角吹哀。兵家爭問道。爲語勒銘才。

世曾執其言曰... 人亦謂... 眼知... 夫與人交...

合世李... 夫與人交... 夫與人交...

夫與人交... 夫與人交... 夫與人交...

夫與人交... 夫與人交... 夫與人交...

夫與人交... 夫與人交... 夫與人交...

夫與人交... 夫與人交... 夫與人交...

漁洋詩話卷下

濟南王貽上撰

無錫丁福保訂

宗人萃字秋史。歷城人。康熙丙戌進士。詩有別才。有句云。亂泉聲裏才通屐。黃葉林間自著書。又黃葉下時牛背晚。青山缺處酒人行。寄余云。得名自公始。失路復誰憐。時人亦呼爲王黃葉。

漢陽宗人戩字孟穀。少游嶽麓。題詩云。不借直踏寒煙裏。麝香獨游亭午時。其池陽山行長句。過歐公廬山高遠甚。客中洲與吳。雙倡和風穴。白茅寺諸篇。工力悉敵。楚才自胡君信承諾。顧赤方景星而外。僅見此人。

粵東詩派皆宗區海目。相而開其先路者。鄭露湛若也。露南海人。著嶠雅。有騷人之遺音。人日登越王臺云。登臺試人日。此日謂宜人。日照高臺色。臺非故苑春。青山白雲路。綠水流花津。醉欲呼鸞去。遙遙方杜鄰。別人云。露斜山隋隋。鐘斷水悠悠。草綠斑駝怨。花飛紅粉愁。如何雲夢

與余倡和。不下數十首。和青谿張麗華小祠云。淒涼三閣鳳臺空。誰向
長城問舊公。千古青谿谿上月。人間無復景陽宮。不及夷光汎五湖。千
尋月殿已模糊。惟餘無恙秦淮水。猶照臨春玉樹枯。劍州鄧艾廟云。奇
兵未扼一丸泥。繇竹懸軍萬仞梯。奄忽當塗更平典午。翻嫌多事鄧征
西。自古奇功未可居。螳螂蟬雀竟何如。縱然制勝陰平道。衛瓘誰知擁
檻車。一滴水。可知大海味也。

鍾嶸詩品。余少時深喜之。今始知其踏謬不少。嶸以三品銓叙作者。自
譬諸九品論人。七畧裁士。乃以劉楨與陳思並稱。以爲文章之聖。夫楨
之視植。豈但斥鷃之與鯤鵬耶。又置曹孟德下品。而楨與王粲反居上
品。他如上品之陸機潘岳。宜在中品。中品之劉琨郭璞。陶潛鮑照。謝朓
江淹。下品之魏武。宜在上品。下品之徐幹謝莊。王融帛道猷。湯惠林。宜
在中品。而位置顛錯。黑白淆譌。千秋定論。謂之何哉。建安諸子。偉長實
勝公幹。而嶸譏其以廷扣鐘。乖反彌甚。至以陶潛出於應璩。郭璞出於
潘岳。鮑照出於二張。尤陋矣。又不足深辯也。

三才
云云

D

康熙辛亥。宋荔裳琬施愚山閔皆集京師。與余兄弟倡和最久。明年壬

子。荔裳補官蜀臬。余典蜀試。先後出都門。既而余以十月下峽。荔裳以

明年春上峽。遂不相見。是歲荔裳入覲。歿於京師。後二十八年。庚辰。余

官刑部尚書。荔裳之子思勃來京師。以入蜀集相示。亟錄而存之。集中

古選歌行。氣格深穩。余多補入。感舊集。畧其二三短章於此。次黃州云。

賦成赤壁人如夢。江到黃州夜有聲。憶故鄉海錯絕句。銀刀一名八帶魚云。銀

花爛漫委筠筐。錦帶吳鈎總擅場。千載專諸留俠骨。至今匕箸尙飛霜。

筆管煙云彫蟲小技舊知名。食邑由來號管城。曾與江郎書恨賦。莫將

刀筆博公卿。題督郵爭界石云。蜀國至今悲杜宇。楚人終是戀鴻溝。可

謂精切著題。

張光啟字元明。章邱人。少見知於麻城梅長公煥。金華朱未孩大兩公。

年四十棄諸生。隱白雲湖上。闢小圃。曰省園。蒔花種竹。絕跡城市。有元

廉處士復之風。山中曉起云。初日照西山。藜杖行共拄。山氣何濛濛。人

物亦太古。池上云。倚杖池邊立。西風荷柄斜。眼明秋水外。又放一枝花。

對菊云種菊叢叢傍石根。凌晨坐臥近黃昏。沽來新釀經秋醉。開盡寒花未出門。皆隱者之言也。

申臯盟

涵光

稱詩廣平。開河朔詩派。其友雞澤殷岳伯巖。永年張蓋覆輿。

曲周劉逢源津逮。邯鄲趙湛秋水。皆逸民也。諸子既歿。惟秋水無恙。余丙子再使秦蜀。於褒城驛。見其登太行詩一篇。信是奇作。惜不記憶。其全矣。太行高萬仞。絕磴霾雲間。雪壓雁門塞。冰齊熊耳山。臯盟之弟觀。

仲煜

涵孝廉。余爲誌其墓。

松江有白燕菴。袁海叟故居也。康熙丙戌。門人周策銘彝翰林。寫其遺集相寄。編首有空同大復二序。余感而題之云。鼎足高楊爾不慙。百年遺跡改名藍。烏衣王謝俱零落。七字風流白燕菴。

汪鈍翁

琬

吳江絕句云。江上西風滿棘枝。夕陽遙映去帆遲。不須便作

思歸計。且爲鱸魚住少時。徐昌穀詩。淼淼太湖秋水闊。扁舟搖動碧玻璃。松林不隔東南望。楓落寒塘露酒旗。二詩風味。何其相似。

劉脊虛字挺卿。其詩超遠幽夔。在王孟王昌齡常建祖詠伯仲之間。考

其人蓋深於經術。不但詞華也。李華三賢論曰。劉名儒。史官之家。兄弟以學著。稱述易詩書春秋禮樂爲五說。條貫源流。備古今之變。尙書劉公。每有勝理。必詣與談。終日忘返。殷直清有識。尙恨言理少對。未與劉面。常想見其人。高適達夫。落落有奇節。皆重劉者也。按唐書。儒學文苑。皆不爲脊虛立傳。而全唐詩話。唐詩紀事。亦畧之。故詳於此。

程先貞。字正夫。德州人。侍郎紹之孫也。有海右陳人集。才情不及盧德水。世而深穩過之。如豐侯歌。葛巴刺椀歌。火蓮行諸篇。皆有逸氣。

程氏負郭。有東樓。錢宗伯牧齋。崇禎中爲復社事。被逮。居停於此者數月。有欲別東樓去四詩。在集中。謝方山輝重過鐵佛寺詩。老屋秋風吹辟

邪。蕭條負郭幾人家。裴回細詠虞山句。不見吹簫過落花。

莆田宋珏。字比玉。善八分。而小詩亦工。嘗記其一絕云。寒時梅瘦未成花。別後垂楊金作芽。他日相思如見畫。板橋西望是吾家。

山陰陳洪綬。以畫得名。亦能詩。有憶舊絕句云。豐溪梅雨山樓醉。竺塢茶香佛火眠。清福不知今日憶。神宗皇帝太平年。

周侍郎櫟園亮示友云。海水羣飛百丈高。同君城上擁弓刀。戰癡莫向
燈前看。恐惹霜華上鬢毛。輓楊秀才云。唾地新詞破錦囊。高樓君自拜
滄浪。文人命薄將軍死。誰賦城南舊戰場。

宣城唐祖命

允

故明中書舍人也。亂定後。有詩云。殘花野蕨圍荒砦。破

帽疲驢避長官。頗似徐文長。疲驢狹路愁官長。破帽殘衫拜孝陵。

徐繼恩。字世臣。武林名士。亂後爲浮屠。名止岳。字齋堂。爲詩清麗。不落

凡近一字。畧其絕句數首。御教場中月直時。下山全不道歸遲。三松影

落半湖水。一路沿鐘到淨慈。晉人名理宗莊老。剡縣風流說謝支。雖爲

神州鍾紫氣。惜君未見馬駒兒。人家竹樹渺茫閒。浦溆林巒不記灣。安

得帆隨湘勢轉。爲君九面寫衡山。幾日春游遍若耶。入城滿面是烟霞。

正愁仙福難消受。又喫人間御貢茶。扁舟絕壁酌西風。千古英雄在眼

中。欲得周郎重回顧。銅弦鐵板唱江東。坡公所謂無蔬筍氣者也。

周箕。字青士。秀水人。居梅里。隱於市廛。偶游嘉善。假一園居。停一夕。嘯

咏甚適。遂至達旦。鄰有郡丞行署。時來按部。聞周詠詩聲。亦達旦不成。

寐甚甚。詰旦遣隸勾捉。將加戮辱。有士大夫援之。乃得免。或述此事。余笑曰。使袁虎不遇謝鎮西。幾不免虎口。一座大笑。

唐濟武檢討。在武林。夜宿天竺。聞鄰房二僧。詬詈聲。中夜不息。友人將諭解之。唐曰。無庸。此不過文殊普賢。厮打耳。

門人張桐峰。琴淵靜沈默。作歌行。踔厲風發。而不失規矩。揚州人無知

其工詩者。余取其詩。入感舊集。琴舉康熙癸丑進士。未仕卒。

安邱二曹。禮部貞吉。字升六。中丞申吉。字錫餘。兄弟齊名。禮部在京師。和余文姬歸漢圖等長歌。極有筆力。中丞淪沒異域。未見其止。祭告湖南。有句云。雪花飛過洞庭去。愁對斑斑湘竹林。

余澹心。懷莆田人。居建康。常賦金陵懷古詩。不減劉賓客。謝公墩云。高

臥東山四十年。一堂絲竹敗苻堅。至今墩下瀟瀟雨。猶唱當時奈何許。孫楚酒樓云。江南城西酒樓紅。無數楊柳迎春風。孫楚去後李白醉。千年不見紫髯公。雨花臺云。雨花臺上草青青。落日猶銜木末亭。一綫長江三里寺。千年鶴唳九秋螢。勞勞亭云。蔓草離離朝送客。驪駒愁唱新

亭陌夜深苦竹啼鷓鴣。空牀獨宿頭皆白。順治辛丑。屬嚴子餐。沈寄余
廣陵余答詩云。千載秦淮水。東流繞舊京。江南戎馬後。愁絕庾蘭成。鍾
阜蔣侯祠。青谿江令宅。傳得石城詩。腸斷蕪城客。

古今武人詩。如沈慶之曹景宗輩。猶有文士之風。獨北齊高敖曹詩。龍
鍾千口牛。蟬連百壺酒。朝朝圍山獵。夜夜迎新婦。此等語。斷非文士所
能道。若斛律金風吹草低。見牛羊。則樂府絕唱矣。

呂潛字半隱。故明兵部尙書大器之子。亂離後。流寓江左。有詩云。橫江
閣外數帆檣。立盡西風鬢欲霜。只有鄉心不東去。蚤隨烟月上瞿唐。
尤悔菴侗。在史館。作明史樂府。雖擬李西涯。而往往駕出其上。又常作
外國竹枝百首。

劉公馥欲往蘇門。留詩別余。與鈍翁石臞輩云。燕市酒徒稀。後旬日。余
賦登高詩云。十年長事少袁絲。公馥見之。笑曰。何相報之速耶。

昔在揚州。劉公馥寄書曰。聞有鐵帆者。住木蘭院。豈天寒衣衲重。鐵帆
耶。然新寒衣衲重。乃釋一靈詩句。非鐵帆也。一靈後加冠巾。卽翁山。

會稽曾益注李長吉詩世知之矣晚又得其所注溫岐八义集乃吳郡顧氏刻本宋天社任淵注宋景文黃山谷陳后山三集可謂獨爲其難於益亦然益字謙

傅山字青主亦字公之佗太原高士其子眉字壽髦能爲古賦常賣藥四方其子輓車晚憇逆旅輒課讀史漢莊騷諸書詰旦成誦乃行祁縣戴楓仲廷撰晉四家詩山父子居其二

林確齋者亡其名江右人居冠石率子孫種茶躬親畚鍤負擔夜則課讀毛詩離騷過冠石者見三四少年頭着一幅布赤脚揮鋤琅然歌出金石竊歎以爲古圖畫中人

方龠山文桐城人居金陵少多才華晚學白樂天好作俚淺之語爲世口實以己壬子生命畫師作四壬子圖中爲陶淵明次杜子美次白樂天皆高坐而已偃僂於前呈其詩卷余爲題罷語座客曰陶坦率白令老嫗可解皆不足慮所慮杜陵老子文峻網密恐龠山不免喫藤條耳

一座絕倒

吳之洞庭山有丐者汪鈍翁記其數詩有云不信乾坤大飄然世莫羣
口吞三峽水脚踏萬方雲有形皆是假無象孰爲真悟到無生地梅花
滿四鄰。

宋元憲景文兄弟少賦落花詩得大名刻畫可謂極工然沈石田青樓
粉暗女子嫁朱門鳥啼賓客稀更不刻畫而有言外之意唐人高閣客
竟去小園花亂飛則尤妙也徐元歎一首云花意寒欲去登樓送所思
將分春雨恨似與遠人期野水斷邨路孤烟生竹籬吾徒從此逝忍見
豔陽時妙亦不減唐人。

已未博學宏詞之舉田綸霞雙以工部郎中與焉已而被落題溫飛卿
集後云一代才名乾驥子八吟叉手亦徒然不教詞賦陪彫輦空讀南
華第二篇然不十年官至巡撫江南僉都御史

林茂之詩客來自何處爲言南山頭昨夜片時雨新添春湖流入白門
云白門迢遞夕陽間千里閩天一日還依舊客情無別事逢人都問武
夷山芳草云春風吹百卉草色遍相侵到處沒馬足有時驚客心遠連

空漢上。寒漾碧波溥。獨有明妃冢。青青恨至今。又孔雀菴云。依然一茅
宇。宛在千竹林。秦淮新漲云。春雪消谿岸。江潮上水門。雪夜簡胡彭舉
云。今歲山城雪。偏於昨夜深。同爲閉戶客。故自絕相尋。同喻宣仲鷺峰
寺聽秋鶯云。物候遷移愴客魂。啼鶯何意戀山邨。不因落葉林間滿。猶
道啼春在寺門。潯陽別曹汝載云。扁舟客思共閒餘。分手那堪卽到初。
明月中秋九江水。愁人無暇作鄉書。又雲樹見楚色。詩篇聞越吟。黃鳥
暫啼去。清風時下來。右皆與曹能始吳非熊兆倡和時作。刻意六朝。未
染楚派者也。

屈翁山客代州詩。三年爲客渡淖沱。聽盡悲笳出塞歌。白髮不愁明鏡
滿。秋霜只怨雁門多。蘊藉宛轉。不減李益。

朱竹垞

尊彝

著書最富。如日下舊聞。經籍存亡考。皆餘百卷。又撰詩綜詞

綜若干卷。其自著詩歌雜文。曰竹垞文類者。余爲序之。尤愛其少時永
嘉諸詩。如南亭云。薄雲雨初霽。返照南亭夕。如逢秋水生。我亦西歸客。
西射堂云。已見官梅落。還聞谷鳥啼。愁人芳草色。綠遍射堂西。孤嶼云。

孤嶼題詩處。中川激亂流。相看風色暮。未可纜輕舟。吳橋港云。聞說吳橋港。荷花百里開。當年王內史。五月櫂船迴。瞿谿云。鳥驚山月落。樹靜谿風緩。法鼓響空林。已有山僧飯。飲吳郎宅云。吳郎愛客解千齡。勸飲青絲挈玉餅。落日兒童齊拍手。過江三日幾曾醒。祔六座上逢沈五云。東陽年少沈休文。五載相思兩地分。今日謝家羣從在。青綾帳外更逢君。

孫豹人

枝蔚

三原人居廣陸。卓犖負奇氣。一日游焦山。中流遇風。賦詩云。

風起中流浪打船。秦人失色海雲邊。也知賦命元窮薄。尙欲西歸太華眠。

劉宋沈忠武慶之。應詔賦詩云。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岡。按客座贅語。周處讀書臺下。舊爲光澤寺。乃梁武帝舊居。其地又名南岡。六朝士大夫多居之。武帝評書云。南岡士夫。徒尙風軌。不免寒乞。正指此。乃知沈所居在南岡。字非汎設。以此悟注詩之難。

新安汪徵遠。字扶晨。工於詩。古選尤閒澹。有王章之風。若黃山詩。不見

菴中僧微雨潭上來。不愧古人其從弟洪度。字于鼎。余嘗定其全集。歌
行如建文鐘湖孰菜等篇。皆見史筆。非苟作者。

漢武帝秋風辭。足跡騷人。李嶠汾陰行。能使明皇感動流涕。真絕唱也。

家兄西樵吏部。從弟幼華。又都諫。皆能詩。西樵云。千秋睚上見遺祠。武

帝雄風自一時。法駕逶迤齋殿啟。靈壇颯沓羽旗披。禮成侍從陪游盛。

情極君王感物悲。陳跡祇今誰髣髴。白雲南雁望參差。幼華云。東風紫

燕入叢祠。河上人家記漢儀。古碣半淪天上水。蒼松全折雨中枝。依稀

三燭流光夜。想像千官立仗時。最喜啼鶯猶未歇。看花一路到汾睢。亦

無慙才子之目。幼華詩本三首
皆佳不具錄

余丙子再使蜀。於絳州見羣鹿。賦詩云。繞郭涪江碧玉流。一川豐草鹿

呦呦。遠游忽憶楊岐語。爭似渠儂得自由。蓋用楊岐方會禪師語也。余

兒啓涑和之。用唐呂溫由鹿賦。由此鹿以致彼鹿。故曰由鹿。余深賞其

確切。能押險韻。又按宋景文云。率鳥者。繫生鳥以來之。曰鬪。呂蓋得其

意。而不知說文有此鬪字也。

徐延壽字存永。閩人。徐勣與公之子也。家鰲峰。藏書與曹能始。謝在杭
埒。亂後。并田園盡失之。將移家湖南。道廣陵。與余定交。有過燕子磯。作
云。馮夷吹浪齧山根。雲樹千重暗白門。故壘尙聞雙燕語。空江曾見六
龍奔。楊花暮雪行人路。杜宇春風古帝魂。扣柁中流頻喚酒。客情難貴
是黃昏。

伍瑞隆字鐵山。香山人。竹枝詞云。蝴蝶花開蝴蝶飛。鷓鴣草長鷓鴣啼。
庭前種得相思樹。落盡相思人未歸。

戴本孝字務旃。和州人。詩書皆絕俗。常貽余畫冊。自題詩云。叢薄何蒼
葳。喬木無餘陰。斧斤向天地。悲風摧我心。不知時榮者。何以答高深。草
木亦爭榮。攀援與依附。凌霄桑寄生。滋蔓尙可懼。惜哉不防微。良材化
枯樹。在京師一夕。聞人談二華之奇。晨起。卽襆被往游。其興會不羈如
此。弟移孝字無忝。

仲兄禮吉

士

少時有和唐祖詠望終南殘雪詩三首云。微風打窗紙。凍

雀鳴簷端。起看松竹色。蕭蕭增薄寒。將雪無雪色。色在浮雲端。煨芋對

新雪骨與梅花寒。遠山直西牖。高高出林端。朝來望新霽。四顧清光寒。
七言歌行。杜子美似史記。李太白蘇子瞻似莊子。黃魯直似維摩詰經。
七言歌行。至子美子瞻二公。無以加矣。而子美同時。又有李供奉岑嘉
州之剏闢經奇。子瞻同時。又有黃太史之奇特。正如太華之有少華。太
室之有少室。

益都孫文定公。

銜廷

詠息夫人云。無言空有恨。兒女粲成行。諸語令人頤

解。杜牧之至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則正言以大義責之王
摩詰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更不著判斷一語。此盛唐所以爲高。

孫文定詠史云。田叔歸來寶后傷。蕭條梁苑下微霜。一時賓客多枚馬。

不遣雄文悟孝王。

白地五美

六七三

戴叔倫論詩云。藍田日暖。良玉生煙。司空表聖云。不著一字。盡得風流。
神出古異。澹不可收。采采流水。逢逢遠春。明漪見底。奇花初胎。晴雪滿
林。隔谿漁舟。劉蛻文冢銘云。氣如蛟宮之水。嚴羽云。如鏡中之花。水中
之月。如羚羊挂角。無跡可求。姚寬西谿叢語載古琴銘云。山高谿深。萬

籟蕭蕭古無人。蹤惟石嶺巖。東坡羅漢贊云。空山無人。水流花開。王少伯詩云。空山多雨雪。獨立君始悟。

今世俗所傳吟窗雜錄。最紕繆可笑。如第一卷詩格。曰魏文帝撰。而有雙聲疊韻迴文之類。豈建安之代。已先有沈約四聲及璿璣圖詩耶。小說載李習之鞞。在潭州嫁柘枝妓事。以爲韋蘇州舒元輿詩云。誰是蔡邕琴酒客。魏公懷舊嫁文姬。古今以爲佳話。而不知其污衊賢者也。按應物爲蘇州刺史。在貞元之初。其後又有韋夏卿。在貞元十年。韋覲在元和時。與習之之世差近。而鞞與應物固渺不相及也。且韋李二集具在。亦無一字相涉。則蔡邕琴酒之話。何竟武斷屬之左司耶。李觀元賓集中。有代人上韋蘇州二書。每疑其暴戾恣橫。不類左司所爲。觀與鞞同。元和中人。皆與左司無涉。此二事皆不可不辯也。乾元中。又有韋黃裳。韋之贇。大中時。又有韋某。誌失名。所稱韋蘇州。蓋不下六七人矣。人但知有左司耳。

金陵張可度。字嗣笈。廬山詩云。父居黃閣女崆峒。流水桃花石室中。多

少男兒淪落盡。神仙却讓李騰空。騰空者林甫之女。李太白有送內之廬山訪女道士李騰空詩。余往讀林甫外傳。疑之。天上豈有不忠孝神仙耶。吾鄉劉節之孔和有詩云。淮南畔諸侯。趙高賊宦官。神仙乃如此。何足容譏彈。此名通之論也。

詩話類編一條。最可笑者。高適爲兩瀨觀察使。過杭之清風嶺僧院。題詩云。前峰月落一江水。僧在翠微開竹房。及台州事竣。復過此。欲改一江爲半江。僧言前有一官人過此。言詩佳矣。但一字不如半字。高驚問爲誰。僧曰。駱賓王也。余按駱與高二人。世代遠不相及。達夫亦未嘗爲兩瀨觀察使。乃賓王既代宋之間吟樓觀滄海日矣。爾時已稱老僧。何時又鍊形住世。復還俗作官人。而爲達夫改此詩耶。真可令人噴飯。又按此詩。乃晚唐任翻之作。

亭臯木葉下。隴首秋雲飛。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皆柳文暢作。六朝名句。灼然在人耳目。詩話類編。乃以爲趙松雪詩。且云置之齊梁。矯矯有氣。當是松雪偶書二詩。遂誤以爲趙作耳。此何異瞽人道黑白耶。

順治辛丑方命山文自虞山過廣陵言牧齋先生近撰吾炙集載阮亭

詩數篇此集竟未之見同時陳伯璣允撰國雅施愚山閩撰藏山集葉

詔菴方撰獨賞集陳其年維撰篋衍集今惟篋衍一集行於世

楚人門巷瀟湘色竟陵胡君信承句野航人遠雁聲低侯官許有介友

句

程孟陽嘉鈔選中州集虞山錢先生序之康熙丁亥門人汪于鼎洪寄

新安舊刻本請余刪補將重鐫梓余觀其去取多不愜人意報書已之

如劉迎無黨之歌行李汾長源之七言律為中州集之冠而去取猶未

當其他可知

董樵萊陽高士康熙初游婆郡閩秀倪氏仁吉高其人製方竹為杖遺

之倪有絕句云怨入蒼梧斑竹枝瀟湘渺渺水雲思分明記得華清夜

疎雨銀缸獨坐時

趙士喆字伯濬掖縣人明副都御史燿之子太宰煥從子也甲申避兵

松椒山遂不歸與弟子董樵耦耕海上著石室談詩建文年譜遼宮詞

各若干卷。弟士亮、士冕等皆能詩。

邊習字仲學，歷城戶部尚書華泉先生仲子。有睡足軒詩一卷，紙札草惡，猶是當日真蹟。亡友徐東癡裝潢而藏之。余既刻華泉集，又刪存仲學詩一卷，附刻於後。其佳句云：野風欲落帽，林雨忽霑衣。薄暑不成雨，夕陽開晚晴。宛有家法。

余選華泉集刻成，又選劉吏部希尹集，得若干篇。希尹名天民，歷城人，及與華泉相倡和，古選在華泉之上。五言近體，精深華妙，遠不逮邊矣。同年傅侍御彤臣，原吾邑人，博雅能詩，作詞曲亦跌宕有致。常於滄州道上賦柳枝詞二十首，略載於此。絕代容華照眼明，幾年聲價重金城。誰言青鬢垂垂老，一到臨風百媚生。零露蕭晨半未乾，日高猶自怯輕寒。連錢驄馬驕嘶過，青眼樓頭帶笑看。殘照芙蓉溢頰紅，珊瑚仙骨玉龍璫。幾回眠起嬌無力，披拂偏宜少女風。垂金小篆不曾譌，葉葉紛披撇與波。截柳編蒲無用處，祇傳新樣似元和。靈和前殿見風姿，成薛耽情寫艷詞。九月受風秋色裏，冶游心醉麴塵絲。拂堤又復映征帆，折贈

遠宜女手摻薄暮一番微雨過江州司馬涇青衫

南海鄭露集有詩云峻嶺極金鄰摩天見九真按升菴集云張籍蠻中詩銅柱南邊毒草春行人幾日到金潏金潏交趾地名水經注所謂金潏清渚是也坡與潏通今刻本作麟非

劉公馘畫不及其詩常使金陵畫師吳宏字遠度捉刀余每索其畫輒先

之以小柬云勿煩真作公馘面訛其故余笑應之曰兄畫如宣城兔毛褐真不如假耳公馘大笑

孫寶侗字仲孺益都相國亭仲子有才氣善詩文然持論好與余左余

蜀道詩高秋華嶽三峰出曉日潼關四扇開孫議之或曰此本昌黎非

杜撰也孫憤然曰昌黎便如何畢竟是兩扇又題涪州石魚云涪陵水

落見雙魚北望鄉園萬里餘三十六鱗空自好乘潮不寄一封書孫駭

之曰既是雙魚合道七十二鱗余聞之笑曰此之謂鼈廝踢

蕭山毛奇齡大可不喜蘇詩一日復於座中訾訾之汪蛟門懋麟起曰竹

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云如此詩亦可道不佳耶毛怫然

机械

白鵝也先知。怎只說鴨。

江都門人汪懋麟。字季冉。亦字蛟門。詩才雋異。古文學王介甫。游吳。題寒山寺云。吳中池館日吹簫。只有寒山寺寂寥。搖落江楓對漁火。行人歸去雨瀟瀟。題顧符稹畫云。昭陽顧生畫樓觀。絳闕瑤房生白雲。如螳宮人三百六。丰神都似李將軍。

喻武功總制。

龍成

金州人。余官刑部尙書時。喻爲侍郎。余嘗定其塞上集。

前後出塞諸篇。酷擬少陵。如秋風入代郡。萬籟聲蕭蕭。崑崙十日雨。星海宜汎漲。丈夫旣捐軀。豈能依骨肉。立馬望黃河。天青塞雲紫。又風雪灑邊塵。天際暮雲紫。山銜落照明。戈鋌寒光裏。語多警絕。又聞笛云。夢裏悠揚橫笛聲。高天露下共淒清。愁來江漢人何處。望裏關山月倍明。萬里孤雲隨絕漠。十年羸馬更長征。誰知一曲中宵怨。霜雪無端兩鬢生。

門人林石來。

嶼

莆田人。康熙庚戌進士。自禮部郎中。督學貴州。其玉巖

詩集。余爲序之。閩舊無牡丹。惟塔山獨有數本。石來題詩云。催放鼠姑

花信風錦茵銀燭照靸紅何當淡月慈恩寺傳徧新詞到六宮品題國色總尋常姚魏爭誇壓衆芳不是宣和翻舊譜何人解賞女真黃

閩詩派自林子羽高廷禮後三百年間前惟鄭繼之後惟曹能始能自見本色耳丁雁冰煒亦林派之錚錚者其五言佳句頗多如青山秋後夢黃葉雨中詩鶯啼殘夢後花發獨吟時花柳看憔悴江山待祓除皆可吟諷丁晉江人歷官湖廣按察使

董樵江東懷古詩云春風嗚咽鳴珂地寒雨淒涼散臘辰又春風公瑾墓細雨呂蒙城樵有詩三四十卷爲余論定未及報而樵卒

門人宗元鼎梅岑詩以風調爲主酷學才調集七言如來逢鶯語詩從

作去聲去被人留酒重醺雙柑香濺佳人手半臂寒添酒客肩煬帝冢云

帝業興亡世幾重風流猶自說遺蹤但求死看揚州月不願生歸駕六龍揚子江云帆勢天涯去不廻龍笳何惜渡江來香車若到長干路後主荒宮花又開新亭云東晉江山暮雨秋新亭人士昔時游徒聞王道神州語周顛先收作楚囚吳音曲云璧月瓊花夜夜重隋兵已斷曲阿

風調

衝麗華。郤上能多記。偏忘牀前告急封。留鄒許士。祇云。新開蘭蕙正芳

非初到。鮒魚入饌肥。最好流光是三月。如何拋卻渡江歸。

甲辰歲。西樵戲爲蟲豸詩二十首。蓋有所感慨而作。余見之曰。此卞彬

蚤蝨賦之流也。腹與龜腸潔。聲兼清露遙。何緣塵垢裏。強著伴金貂。蟬

早讀漆園書。夢亦羨栩栩。魏收自輕薄。胡爲波及汝。蝶共道輸君獨。牽

絲巧若神。祇應同吉網。莫便詔經綸。蜘蛛手推故神物。名流解望塵。將軍

指客少。莫訝叩頭頻。叩頭蟲汝腹能幾許。禪中漫鬪雄。還思蝨父語。直有

魯連風。蝨爾軀旣已輕。爾行復能跳。無如湯沐頻。有時亦相弔。蚤委贄

大蘭王。項領足意氣。縱解認前身。詎羨轉輪貴。牛領蟲託體槃瓠族。豕蝨

略相類。狗苟而蠅營。名實竟雙備。狗蠅雖遊戲三昧。然非才人不能道也。

蕪湖江岸有蠓磯。上有昭烈孫夫人祠。余甲子使粵歸。過之。題二詩云。

白帝江聲尙入吳。靈祠片石倚江孤。魂歸若過劉郎浦。還憶明珠步障

無。霸氣江東久寂寥。永安宮殿草蕭蕭。都將家國無窮恨。分付潯陽上

下潮。

西粵風俗淫佚。男女婚媾。皆以歌詞相酬和。同年吳冉渠淇嘗撰粵風續九一卷。凡民歌。俗謠。獐狼。蟹布刀扇歌。皆具。其詞雖侏儻。而頗有樂府清商子夜讀曲之遺。民歌如蝴蝶思花不思草。兄思情妹不思家。兩岸人烟相對出。祇隔青龍水一條。已娘莫學鯉魚子。那河又過別條河。天旱罾鼃結夜網。想晴只在暗中絲。罾鼃結網三江口。水推不斷是真絲。科舉秀才取紅豆。相思及早辦前程。黃菊花開九月九。枝枝葉葉有孃名。徭歌云。黃蠶細小螫人痛。油麻細小燭仁香。鴨兒細細著水面。表因細小愛憐孃。蟹歌云。錯畔行過蘇行巷。魚穿水透到花街。木犀花發香十里。蝴蝶聞香水面來。餘獐狼諸歌。則非譯不能通曉矣。

明末七言律詩。有兩派。一爲陳大樽。一爲程松圓。大樽遠宗李東川王右丞。近學大復。松圓學劉文房韓君平。又時時染指陸務觀。此其大略也。大樽警句。如左徒舊宅猶蘭圃。中散荒園尙竹林。九龍移帳春無草。萬馬窺邊夜有霜。九月星河人出塞。一城碁杵客登樓。禹陵風雨思王會。越國山川出霸才。石顯上賓居柳市。竇嬰別業在藍田。禁苑起山名

萬歲。複宮新戲號千秋。四塞山河歸漢闕。二陵風雨送秦師。松圓警句。如瓜步江空微有樹。秣陵天遠不宜秋。梅殘燭燼西窗雨。雪沍香濃小閣雲。古寺正如昏壁畫。層湖都作水田衣。夢裏楚江昏似墨。書中湖雨白於絲。遠雁如塵飛水面。亂帆疑葉下吳頭。迴峰凍雨皆成雪。出霧危巒半是雲。多年華鬢絲相似。三月春愁水不如。礪飲斷虹明積翠。湖飛片雨亂斜陽。羽聲變後寒風急。虹影消來白日過。城上雪聲遊子屐。縣南風色酒人家。獄寺夜眠春礪雨。浦樓寒醉雪山風。皆不愧古作者。

長洲文與也。

點

衡山裔孫。畫有家法。常爲鄆陵梁曰緝。

照

作江村讀書

圖。汪苕文

瑣

題詩云。鄆陵野色平如掌。也有江南此景無。余見之曰。吳

子乃爾輕薄。苕文笑曰。子勿多言。行且及子。乃賦一絕云。髣髴春江綠

樹陰。幾回掩卷幾沈吟。江南與汝干何事。賦得愁心爾許深。以余詩有

江花江鳥不相識。寫向丹青俱眼明之句云。余又題苕文讀書圖云。朱

門鼎鼎厭梁肉。忍飢誦經無此人。娜如山中好水石。他年眞作孟家鄰。

娜如卽雅宜山也。

會稽姜梗鐵夫句云。青山吟鮑謝。紅燭寫莊騷。

劉考功公馱。仁體客鳳陽。一日同友人蘇銘茂旂過龍興寺。訪老衲。流連

竟日。始別蘇歸邸。夢公馱來。笑吟詩云。六十年來一夢醒。飄然四大御

風輕。與君昨日龍興寺。猶是拖泥帶水行。覺而異之。忽聞剝啄聲。則公

馱僕人至。云已坐脫矣。

門人陳子文。禮奕自黔南歸。補南安太守。未幾病卒。蔣靜山仁錫哭之云。已

亡飛鳥驚蛇蹟。又失嶽崎歷落人。子文書法名當代。人尤豪雋。余方欲

作哀輓。見靜山詩。遂爲閣筆。

唐杜牧之張好好詩。并序。真蹟卷。用硬黃紙。高一尺一寸五分。長六尺

四寸。末闕六字。與本集不同者。二十許字。卷首楷書。唐杜牧張好好詩。

宣和御筆也。又御書葫蘆印。雙龍小璽。宣和連珠印。後有政和長印。政

和連珠印。神品小印。內府圖書之印。董其昌跋云。樊川此書。深得六朝

人氣韻。余所見顏柳以後。若溫飛卿與牧之。亦名家也。愚按宣和書譜。

唐詩人善書者。賀知章。李白。張籍。白居易。許渾。司空圖。吳融。韓偓。杜牧。

而不載溫飛卿。然余從宅處見李商隱書亦絕妙。知唐人無不工書者。特爲詩所掩耳。此卷今藏宋太宰牧仲家。

余襄陽懷古詩云。豈有酖人羊叔子。更無悔過竇連波。殘碑墮淚迴文錦。一種銷沈可余何。首句陸抗語。次句山谷詩。皆成句也。

此卷今藏宋太宰牧仲家。余襄陽懷古詩云。豈有酖人羊叔子。更無悔過竇連波。殘碑墮淚迴文錦。一種銷沈可余何。首句陸抗語。次句山谷詩。皆成句也。